

美國同淨蘭若週末共修課程講義(14/July—5/August, 2018)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

〈第九章 大乘經之序曲〉

(pp. 533–590)

釋長慈 (2018/7/7)

第一節 部派佛教所傳 (pp. 533–552)

第一項 本生、甚希有法、譬喻、因緣、方廣 (pp. 533–539)

一、總說大乘佛教聖典的演進 (p. 533)

◎從佛法到大乘佛法，從聲聞三藏到大乘藏，在演進過程中，有些中介性質的聖典。這些聖典，

◎有的屬於部派佛教，卻流露出大乘的特徵；

◎有的屬於原始大乘。

※這些聖典，可說是大乘佛教的序曲。

二、部派佛教聖典中蘊含的大乘胚芽 (pp. 533–538)

部派佛教的聖典，「九分教」或「十二分教」中，如「本生」(jātaka)，「甚希有法」(adbhuta-dharma)，「譬喻」(avadāna)，「因緣」(nidāna)，「方廣」(vaipulya)，其中一部分，就是大乘的胎藏、萌芽。

(一) 本生、甚希有法、譬喻、因緣——事跡的傳說 (pp. 533–535)

1、本生 (pp. 533–534)

「本生」：

(1) 編入原始經律之本生

A、「經」中的本生

經中舉印度民族的先賢德業，而說「即是我也」。

B、「律」中的本生

◎律中從當前的事緣，說到過去生中早已如此，再歸結說：過去的某某，就是現在的某人。

◎律中所說的「本生」，通於佛及弟子，是或善或惡的¹。

※早期的「本生」，已編入原始的經律。

(2) 部派所傳之本生

部派分化以後，「本生」不斷的發展，著重於釋尊的前生，傳出了更多的菩薩因行。

◎敘述的形式，採取律家的三段式（當前事緣，過去情形，歸結到現在）。如

◎銅鑠部 (Tāmraśāṭīya) 所傳，《小部》(10)《本生》，共 547 則；

◎吳康僧會譯出的《六度集經》；

◎西晉竺法護所譯的《生經》；

¹ [原書 p. 538 註 1] 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559–561。

◎傳為支謙所譯，僧伽斯那（Samghasena）所集的《菩薩本緣經》等。

※這些「本生」，多數是部派時代所傳出的。

2、甚希有法 (p. 534)

「甚希有法」：

(1) 編入《阿含》的甚希有法：讚說三寶

編入《阿含經》的，是讚說三寶的希有勝德。

(2) 部派所傳之甚稀有法：重於如來

在部派的發展中，重於如來的希有功德。如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如佛現種種神力，眾生怪未曾有」²。

◎《大般涅槃經》舉如來初生，自行七步；獼猴奉蜜等³。

◎《長阿含經》的《遊行經》等，已著重表揚佛的神力希有。⁴

※釋尊誕生的奇蹟，是各部派所大同的，出於佛傳，約與涅槃時的神力希有等同時。

3、譬喻 (p. 534)

「譬喻」：梵語阿波陀那，本為光輝的偉大行業。

(1) 部派所傳

A、銅鑠部之《譬喻》

◎如銅鑠部所傳的《小部》(13)《譬喻》，全部分《佛譬喻》、《辟支佛譬喻》、《長老譬喻》、《長老尼譬喻》，都是聖者光輝的行為。

◎《佛譬喻》中說：「三十波羅蜜滿」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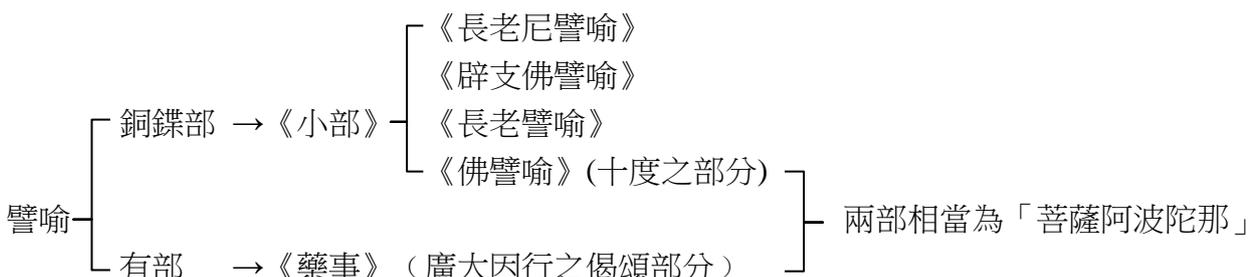
B、有部之「菩薩阿波陀那」

◎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有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，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12 到 15，共 4 卷，佛說往昔生中，求無上正覺的廣大因行⁶。

◎文有二大段：

◎先是長行，從頂生王 (Māndhātṛ) 起，到陶輪師止。

◎次是偈頌，與《小部》的《佛譬喻》相當⁷。



² [原書 p. 538 註 2] 《大智度論》卷 33 (大正 25, 308a)。

³ [原書 p. 538 註 3] 《大般涅槃經》卷 15 (大正 12, 452a)。

⁴ 編者以為或許指世尊般涅槃之現象，詳查《長阿含經》卷 4《遊行經》(大正 1, 26)。

⁵ [原書 p. 538 註 4] 《小部》《譬喻》(南傳 26, 1)。

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604-605：「《藥事》這一部分，可分二大章：一、佛說往昔生中，求無上正覺的廣大因行。……二、佛與五百弟子到無熱池 (Anavatapta)，自說本起因緣。」

※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：參見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604-605。

⁷ [原書 p. 538 註 5] 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604-605。

(2) 譬喻能起佛法通俗化的化世作用，有比喻的意味

在佛法通俗化中，引阿波陀那為例來證明，所以「譬喻」成為「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」⁸，而帶有舉例的比喻意味。

4、因緣 (pp. 534-535)

「因緣」：

(1) 因緣的種類

是制戒的因緣，說法的因緣，本來也是不限於佛的。

(2) 佛的本生成為「因緣」最重要的部分

但制戒與說法，釋尊是根本，所以在部派佛教中，從釋尊的成佛、說法、制戒，向前敘述到佛的誕生、出家、修行，或更前的敘述佛的發心、修行、授記，成為「因緣」中最重要的部分。

5、小結 (p. 535)

(1) 皆屬事跡的傳說

「本生」、「甚希有法」、「譬喻」、「因緣」，都是事跡的傳說。

(2) 起初不限於佛，後在部派皆著重於佛

起初都不限於佛，而在部派佛教時代，都著重於佛。

(3) 皆可以相通

在流傳中，這四部的事跡，是可以相通的。

◎如佛的傳記是「因緣」，也稱為「譬喻」——「本起」⁹：如

- ◎後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出的《修行本起經》；
- ◎支謙所譯的《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；
- ◎西晉聶道真所譯的《異出菩薩本起經》。

◎其中的希奇事，就是「甚希有法」。

◎如追敘過去，歸結到現在，就成為「本生」。

(4) 關於釋尊的事跡，是啟發與孕育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

關於釋尊這部分事跡，是悠久、廣大而希有的。從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所傳出來的，無疑是啟發大乘，孕育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。

(二) 方廣——決了深密事理 (pp. 535-538)

「方廣」：

1、方廣從記說出

「九分教」之一的「方廣」，從「記說」(vyākaraṇa)的發展而來。

⁸ (1) [原書 p. 538 註 6]《大智度論》卷 33 (大正 25, 307b)。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》，p. 358：

從阿波陀那的形式來說，《大智度論》表示了兩項意義：一、文學的意味，如說：「與世間相似柔軟淺語」。這是世間文藝化的，是通俗的，輕鬆的，富有文學趣味的作品；與嚴肅的說教，完全不同。二、是以彼喻此的，就是本末。

⁹ [原書 p. 538 註 7]《長阿含經》(一)《大本經》，經文自說為「大因緣」。「本起」與「因緣」相通，隨各部派的取意而別。

2、略述記說

(1) 記說的體裁

「記說」的體裁，是問答、分別；

(2) 記說的內容

◎內容是「所證、所生」¹⁰，深秘而不顯了的事理。

◎佛法是解脫的宗教，在解脫宗教中，有太多的深秘而不顯了的事理，要有明顯決了的說明。「記說」就是「對於深秘隱密的事理，所作明顯決了（無疑）的說明」。

- ◎如佛與弟子證得的「記說」，
- ◎甚深法義（主要是緣起、寂滅）的「記說」，
- ◎三世業報的「記說」，
- ◎未來與過去佛的「記說」。

(3) 記說的作用

這不是「世論」，不是學問、辯論，而是肯定的表達深秘的事理，使聽者當下斷疑，轉迷啟悟的。

(4) 記說的感化力

充滿宗教感化力的「記說」，在信眾心目中，富有神秘感，如適應一般宗教的「諸天記說」，或說了而「一千世界震動」¹¹。

3、記說演變成方廣，以及被用於授記義

(1) 記說文體的新增發展出「方廣」

在文體上，「記說」的問答與分別，還很簡略，等到文段長起來，成為廣問答與廣分別，就別立為「方廣」，

(2) 記說漸轉為「授記」義

而「記說」漸被用於「眾生九道中受記，所謂三乘道、六趣道」¹²，更進而專重於菩薩的授記作佛了。

4、「廣問答」與「廣分別」之差異

廣問答與廣分別，體裁與風格略有不同，所以部派佛教中，傳出了「毘陀羅」（vedalla），譯為「有明」與「毘佛略」（vaipulya），譯為「方廣」——二類。

(1) 「毘陀羅」——「廣問答」是法義的問答集

- ◎廣問答的「毘陀羅」，是法義的問答集，
- ◎性質是說明的、了解的，
- ◎學風與阿毘達磨（abhidharma）相近。

¹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雜阿含經論會編（上）》，p. b25：「『記說』又著重於三乘聖者的『所證』，如預流與阿羅漢果的記說；以及佛弟子的『所生』，死了以後的未來生處。」

¹¹ (1) [原書 p. 538 註 8]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524-533）。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532-533：

……而部分經典，末說「說此記說時」（表示是分教的「記說」），更表示了非常深廣的巨大影響，如說：……「一千世界震動」。這些，表示了稱為「記說」的，對信眾的影響力，是非常的巨大！

¹² [原書 p. 538 註 9]《大智度論》卷 33（大正 25，306c-307a）。

(2) 「毘佛略」——「廣分別」是種種甚深法義的闡述

◎「毘佛略」是廣分別體，闡述種種甚深的法義，破斥、超越世間的種種妄執，歸結於甚深寂滅的智證。

5、「廣問答」與「廣分別」之共同點

(1) 共歸寂滅

然廣問答體，在漢譯經中，也歸結於寂滅，如

◎《法樂比丘尼經》說：

「君欲問無窮事，然君問事，不能得窮我邊也。涅槃者，無對也」¹³。

◎《雜阿含經》也說：

「摩訶拘絺羅！汝何為逐！汝終不能究竟諸論，得其邊際。若聖弟子斷除無明而生明，何須更求」¹⁴！

(2) 共入深廣無際、超越絕對之證境

廣問答也是廣分別那樣的，從分別到無分別，引向深廣無際，超越絕對的證境。（所以一般但立「方廣」一分）。

(3) 小結

◎這是充滿宗教意味，富有感化力的，以智證寂滅為究極的聖典¹⁵。

◎這樣的聖典，初期的多被編入《長阿含經》與《中阿含經》。

6、部派佛教有稱為「方廣」的經典

(1) 「雜藏」中的「方廣」與「九分教」中的「方廣」性質相同

A、法藏部

◎部派佛教所傳出的，如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的《四分律》卷 54（大正 22，968b）說：

「如是生經，本經，善因緣經，方等經，未曾有經，譬喻經，優婆提舍經，句義經，法句經，波羅延經，雜難經，聖偈經：如是集為雜藏」。

◎「雜藏」，是「經藏」以外的。法藏部說「雜藏」中有「方等經」，也就是說，在《四阿含經》以外，別有「方等（即「方廣」）經」的存在。

B、雪山部

《毘尼母經》說：「從修妒路乃至優婆提舍，如是諸經與雜藏相應者，總為雜藏」¹⁶。

C、結

◎《毘尼母經》所說，與《四分律》相近，「雜藏」中也是別有「方廣」部類的。

◎《四阿含經》以外的「方廣」，雖不能確切的知道是什麼，但性質與「九分教」中的「方廣」相同，是可以確定的。

¹³ [原書註 p. 538，註 10]《中阿含經》卷 58《法樂比丘尼經》（大正 1，790a）。

¹⁴ [原書註 p. 538，註 11]《雜阿含經》卷 14（大正 2，95b）。此經又編為《中阿含經》的《大拘絺羅經》，《中部》的《正見經》。

¹⁵ [原書註 p. 538，註 12]參閱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573–584。

¹⁶ [原書註 p. 538，註 13]《毘尼母經》卷 4（大正 24，818a）。

(2) 沒有編入《阿含經》的「方廣」

A、法藏部

◎《四分律》說：「有比丘誦六十種經，如梵動經」¹⁷。

B、有部

◎說一切有部與之相當的，《十誦律》舉「多識多知諸大經」十八種¹⁸；

◎《根有律》舉《幻網》等「大經」¹⁹。

C、結

這些都是被稱為「方廣」的，所以《四分律》所說「六十種經」²⁰，可能有些是沒有編入《阿含經》的「方廣」。

(3) 《增壹·序》的「方等大乘」，與《四分》《毘尼》所說相同

◎又《增壹阿含經》卷1「序」（大正2，550a-c）說：

「菩薩發意趣大乘，如來說此種種別，人尊說六度無極。……諸法甚深論空理，難明難了不可觀。……彼有牢信不狐疑，集此諸法為一分。……方等大乘義玄邃，及諸契經為雜藏」。

◎《增壹阿含經》「序」，在說明了結集三藏，經藏分為四部分以後，又作了如上的說明。

◎「集此諸法為一分」——「雜藏」，就是菩薩發心，六度，甚深空義等；

◎「方等大乘」就在這「雜藏」中。

◎經序所說，與《四分律》、《毘尼母經》所說相同。

(4) 結

總之，部派佛教中的某些部派，「雜藏」中是有「方等經」的。

7、部派中有以「方廣」為名的部派

◎《論事》17、18、23章中，提到說大空宗（Mahāsuññatāvāda）的方廣部（Vetulyaka），應該是屬於大眾部系的。

◎稱為「方廣」、「大空」，正與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所說：「佛法中方廣道人言：一切法不生不滅，空無所有，譬如兔角龜毛常無」²¹相合。

8、小結

◎部派佛教中，有（《阿含》以外的）稱為「方廣」的聖典，有以「方廣」為名的部派。

◎大乘經興起，多數稱為「方廣」（或譯「方等」）、「大方廣」（或譯「大方等」），與部派佛教的「方廣經」、「方廣部」，有不容懷疑的密切關係。

※大乘方廣經的傳布，主要是繼承這「決了深秘事理」的「方廣」而來。

¹⁷ [原書 p. 538 註 14]《四分律》卷 37（大正 22，833b）。

¹⁸ (1) [原書 p. 538 註 15]《十誦律》卷 24（大正 23，174b）。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 578：「《十誦律》的十八經，前七經屬《長阿含》，次五經屬《中阿含》，再次三經屬《雜阿含》，末後三經屬『雜藏』。」

¹⁹ [原書 p. 538 註 16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卷 7（大正 23，662a）。

²⁰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9 章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 560：「《六度六十行經》，應該是六十事的譯本。」

²¹ [原書 p. 538 註 17]《大智度論》卷 1（大正 25，61a-b）。

第二項 三藏以外的部派聖典 (pp. 539–546)

一、二大結集所集成之經律，是佛教界所公認的 (p. 539)

- ◎經二大結集所集成的部類，是佛教界公認的。
- ◎此後一再分化，成立種種部派。凡經一次分化，都各自對聖典作一番審定與改編。
 - ◎經、律的彼此差別，代表了部派間的實質對立。
 - ◎部派分立後，聖典還在不斷的傳誦、集出，但沒有編入固有的經、律中去，因為經、律已凝定而被（自部所）公認了。

二、沒有編入三藏之雜藏 (pp. 539–544)

〔一〕《入大乘論》所提及（某些部派）之雜藏 (pp. 539–541)

- ◎沒有編入「經」、「律」、「論」——三藏的，就屬於「雜藏」或「小部」。這類聖典，現在依據可以考見的，說到一部分。
- ◎如：《入大乘論》²²卷上（大正 32，36c）說：
「舍頭羅經、胎經、諫王、本生、辟支佛因緣，如是八萬四千法藏，尊者阿難從佛受持者，如是一切皆有非佛語過」！
《入大乘論》說到的這幾部，是聲聞學者（某些部派）所承認是佛說的，卻不屬於三藏。其中，

1、《舍頭羅經》

《舍頭（諫）羅經》：

〔1〕相關之譯本

- (a) 在漢譯大藏（《大正藏》「密教部」4）中，有吳支謙與竺律炎共譯的《摩登伽》3卷；
- (b) 西晉竺法護譯的《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》（或名《虎耳意經》）1卷，是同一部類的別誦本。
- (c) 摩登伽女（Mātāṅgā）以咒術惑亂阿難（Ānanda）的故事，《大毘婆沙論》也曾經說到²³。
- (d) 現有安世高譯的《佛說摩鄧女經》1卷，
- (e) 東晉失譯的《佛說摩登伽女解形中六事經》1卷（《大正藏》「經集部」1），就是摩登伽女惑亂阿難的因緣。

〔2〕集成此經之事緣

- ◎《舍頭羅經》（Śārdūlakarṇāvadāna），是在摩登伽女惑亂阿難的事緣上，說過去生事，闡述種族平等外，編入咒語、二十八宿²⁴、占卜星宿、時分長短等。

²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. 874：「《入大乘論》說：『僧祇中說：青眼如來等，為化菩薩故，在光音天，與諸聲聞眾，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住』，這又是大眾部的另一部聖典。」

²³ [原書 p. 544 註 1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8（大正 27，90b）。

²⁴ 【二十八宿】1.指我國古代天文學家把周天黃道(太陽和月亮所經天區)的恒星分成二十八個星座。《淮南子·天文訓》：“五星、八風，二十八宿。”高誘注：“二十八宿，**東方**：角、亢、氐、房、

◎據《十誦律》說：「阿蘭若比丘……應善知道徑²⁵，善知日數，善知夜，善知夜分，善知星宿²⁶；讀誦星宿經」²⁷。近聚落住比丘，也要知道這些。

※《星宿經》是世俗的星宿曆數，比丘們為了實用而學習，終於集成《舍頭羅經》。

(3) 推測所歸屬之部派

◎這可能是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誦本；

◎或是同在北方的，法藏部 (Dharmaguptaka) 「咒藏」的一部。

2、《胎經》

《胎經》：在《大藏經》中，有 2 部：

(a) 《佛為阿難說處胎經》，唐菩提流志 (Bodhiruci) 譯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 13 會。

(b) 唐義淨所譯的《佛為難陀說出家入胎經》，2 卷，編入《大寶積經》第 14 會。

◎這二部的主體相同，說明胎兒的生長過程，並「四種入胎」的差別。

◎義淨所譯的，與難陀 (Nanda) 「貪欲譬喻」相結合，並說難陀過去生中的因緣，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》(卷 11-12) 所說相同。

3、《諫王》

《諫王》：《大藏經》有劉宋沮渠京聲所譯的《佛說諫王經》，1 卷。

◎異譯本有

◎唐玄奘譯的《如來示教勝軍王經》；

◎趙宋施護譯的《佛說勝軍王所問經》(《大正藏》編入「經集部」1)。

4、《本生》

《本生》：即各部派所傳的「本生」談。

5、《辟支佛因緣》

《辟支佛因緣》：傳說的辟支佛因緣，出三藏以外而是佛所說的，藏經中(《大正藏》「本緣部」下)有

(a) 傳說為支謙所譯的：《撰集百緣經》(第 3 卷)〈授辟支佛品第 3〉；所說的辟支佛因緣，共 10 事。

(b) 又有秦失譯的《辟支佛因緣論》2 卷，都是「昔從先師相傳聞」²⁸，展轉傳說而來的。

(二) 有部所載之雜藏 (pp. 541-542)

說一切有部的論書中，發現有《集法經》、《筏第遮經》、《正法滅經》。

1、《集法經》

《集法經》，如《阿毘達磨顯宗論》卷 1 (大正 29, 778-c) 說：

心、尾、箕；**北方**：斗、牛、女、虛、危、室、壁；**西方**：奎、婁、胃、昴、畢、觜、參；**南方**：井、鬼、柳、星、張、翼、軫也。”(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, p. 116)

²⁵ 【徑】〔jìng ㄐㄧㄥˋ ㄌㄩˋ ㄥˋ〕4.泛指從業行事的途徑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3, p. 976)

²⁶ 【宿】〔xiù ㄒㄩˋ ㄊ一 ㄨˋ〕星宿，我國古代指某些星的集合體。如二十八宿中，箕宿由四顆星組成，尾宿由九顆星組成，等等。(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3, p. 1518)

²⁷ [原書 p. 545 註 2]《十誦律》卷 57 (大正 23, 419c-420a)。

²⁸ [原書 p. 545 註 3]《辟支佛因緣論》卷上 (大正 32, 473b)。

「又見集法契經中言：於我法中，當有異說。……諸如是等差別諍論，各述所執，數越多千。師弟相承，度百千眾，為諸道俗解說稱揚。我佛法中，於未來世，當有如是諍論不同。為利為名，惡說惡受，不證法實，顛倒顯示」。

◎這是部派紛爭極盛的時代，作為佛的預記而編入《集法經》中。

◎這是說一切有部的《集法經》；現存

◎《結集三藏及雜藏傳》，《迦葉結經》（編入《大正藏》「史傳部」1）；

◎《大智度論》所說的《集法經》²⁹，

※都屬於這一類，依原始五百結集的傳說，而更為增廣的編集。

2、《筏第遮經》

《筏第遮經》：是天神授與的³⁰。

3、《正法滅經》

◎《正法滅經》，

◎《大正藏》「史傳部」，有失譯的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——長行；

◎西晉失譯的《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》——偈頌。

這兩部是同本異譯，敘述末世比丘的衰亂，導致拘睺彌的法滅，策勵比丘們精進修行。

這是佛使迦旃延（kātyāyanīputra）說的，「如佛所說」³¹。

※說一切有部的《正法滅經》，可能就是這一部。

◎藏經中還有失譯的《法滅盡經》1卷；竺法護所譯的《當來變經》1卷（《大正藏》編入「涅槃部」），也是同性質的經典，但這兩部已是大乘部類。

《法滅盡經》更說到：「首楞嚴（三昧）經、般舟三昧，先化滅去，十二部經尋後復滅」³²。

※這些，都由於末世（西元前後）的政治混亂，僧伽衰敝，憂慮法滅，而用來策勵比丘們精進的。「末法」思想，由此而增強起來。

（三）《瑜伽師地論》所引聲聞伽陀（p. 542）

《瑜伽師地論》中，抉擇聲聞的伽陀，有「勝義伽陀」、「意趣義伽陀」、「體義伽陀」³³三類³⁴。

◎「意趣義伽陀」51頌，是大梵天王請問而佛說的³⁵。這部伽陀集，不知道名稱，也沒有相同的譯本。

²⁹ [原書 p. 545 註 4]《大智度論》卷 2（大正 25，67a）。

³⁰ [原書 p. 545 註 5]《阿毘達磨順正理論》卷 15（大正 29，416a）。

³¹ [原書 p. 545 註 6]《迦丁比丘說當來變經》（大正 48，7a）。

³² [原書 p. 545 註 7]《法滅盡經》（大正 12，1119b）。

³³ (1)《瑜伽論記》卷 5（大正 42，416b3-6）：「單誦伽陀，是所思擇伽陀之義。此有三種。『勝義伽陀』者，明無我理。『意趣伽陀』者，釋伽陀意，如四意趣等。『體義伽陀』者，景云：謂明諸法體性差別；基云：謂明伽陀中體性義理。」

(2) 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pp. 508-509：「……思擇『伽陀』，從三方面去思擇：一、『勝義』，明空無我等深義。二、『意趣義』，明修行的宗趣。三、『體義』，依頌文而明法的體義。」

³⁴ [原書 p. 545 註 8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6（大正 30，363a）。

³⁵ [原書 p. 545 註 9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6（大正 30，365c-367a）。

◎「勝義伽陀」中，「染汙意恆時，諸惑俱生滅，若解脫諸惑，非先亦非後」頌³⁶，依《成唯識論》說，出於《解脫經》³⁷。這部《解脫經》，是不在三藏以內的。

※《瑜伽師地論》所引聲聞伽陀，是說一切有部，或持經者所誦的。

（四）銅鑠部所傳之小部（pp. 543-544）

南傳銅鑠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所傳的巴利語（Pāli）聖典，一般看作原始佛教聖典，其實有些部類的集成，也是很遲的。如《小部》的《譬喻》，分四部，《佛譬喻》共 77 偈。

1、《佛譬喻》

（1）《佛譬喻》之架構

◎首先問譬喻多少，三十波羅蜜，歸依（1-2 頌）。

◎次敘述

◎「諸佛國」土的莊嚴清淨（3-17）。

◎佛與辟支佛、諸弟子，在佛國中受用法樂（18-30）。

◎再舉佛土的莊嚴——花香、池蓮、鳥音、燈光、舞伎（31-42）；

◎諸天來問生天的善業，修種種的天供養；

◎傾聽法音，得到果證（43-68）。

◎十波羅蜜滿足，得無上的覺悟（69-72）。

◎末了舉「諸佛教」，而歸結於三寶的不可思議（73-77 頌）。

（2）最初之《佛譬喻》：以佛往昔的修行為主

從初問「佛譬喻有幾」，「三十波羅蜜滿」，及末後舉十波羅蜜來說，《佛譬喻》的初形，是以佛的往昔修行為主的，

（3）現存之《佛譬喻》：以清淨佛土的莊嚴為主

但現存的《佛譬喻》，卻成為清淨佛土的莊嚴。

2、《佛種姓》

《小部》的《佛種姓》，是釋迦佛往昔的史傳。

◎序分名〈寶珠經行處品〉：佛以寶珠化作空中的經行處，諸天雲集，五百比丘也來了。

◎寶珠經行處的化現，為了說明釋尊的廣大功德——「四阿僧祇」以來，決意志求佛道，修行十波羅蜜的場所。

3、《佛種姓》與《佛譬喻》之共同點

（1）佛土莊嚴

這與《佛譬喻》的佛土莊嚴，意趣相同。

（2）與大乘思想相呼應

A、《佛譬喻》如《華嚴經》的佛土莊嚴

《佛譬喻》的「諸佛土」，如《華嚴經》的佛土莊嚴；

B、《佛種姓》如《大集經》的空中「寶坊」

《佛種姓》的化作空中經行處，如《大集經》的空中化作「寶坊」一樣。

³⁶ [原書 p. 545 註 10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16（大正 30，364a）。

³⁷ [原書 p. 545 註 11]《成唯識論》卷 5（大正 31，24c）。

4、依覺音所傳，可知《佛種姓》及《佛譬喻》乃後起之作

依覺音 (Buddhaghōṣa) 的《長部注》(Sumaṅgalavilāsīnī) 說：長部師 (Dīghabhāṇaka) 所傳的《小部》，是沒有《譬喻》與《佛種姓》的³⁸。

※可見這二部是後起的，與大乘思想相呼應的作品。

(五) 大眾部的《舍利弗問經》等

◎此外，如《舍利弗問經》，是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的，說到了文殊師利 (Mañjuśrī)。³⁹

◎《入大乘論》說：

「僧祇中說：青眼如來等，為化菩薩故，在光音天，與諸聲聞眾，無量百千億那由他劫住」⁴⁰。

※這又是大眾部的另一聖典。

(六) 有部與正量部推重的《正法念處經》

◎元魏瞿曇般若流支 (Prajñāruci) 所譯的《正法念處經》，70 卷，是說一切有部與正量部 (Saṃmatīya) 所推重的。

◎經中的天鳥，都說法警覺天眾；「鵝王菩薩」、「鵝王善時菩薩」為諸天說法⁴¹，更類似大乘經說。

(七) 《法住經》

《法住經》，

◎《入大乘論》曾提到他的內容：「尊者賓頭盧，尊者羅侯羅，如是等十六人諸大聲聞」⁴²，住世而護持佛法。

◎唐玄奘譯的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⁴³，是依據《法住經》的。依所說的內容，與錫蘭佛教，容認大乘的部派有關⁴⁴。

三、總結 (p. 544)

依上來 (二項) 所說，可見部派佛教中，出三藏以外的部類，而集出又遲一些的，著實不少。這些，

(一) 具大乘思潮雛形

◎或是大乘 (佛菩薩) 思想的孕育者，

◎或是與大乘思潮相契應的，

◎或已有了大乘的特徵。

³⁸ [原書 p. 545 註 12] Sumaṅgalavilāsīnī (I. p. 15)。

³⁹ [原書 p. 545 註 13] 《舍利弗問經》(大正 24, 902c)。

⁴⁰ [原書 p. 545 註 14] 《入大乘論》卷下 (大正 32, 46a)。

⁴¹ [原書 p. 545 註 15] 《正法念處經》卷 46 (大正 17, 271a)。又卷 52 (大正 17, 306b)。

⁴² [原書 p. 545 註 16] 《入大乘論》卷上 (大正 32, 39b)。

⁴³ 《閱藏知津》卷 41 (嘉興藏 32, 165b3-6)：「《大阿羅漢難提密多羅所說法住記》(六紙半)(南甚北漆)唐大慈恩寺沙門釋玄奘譯。說十六大阿羅漢名，并眷屬數目住處，及明末法之中，於三寶所種善根者，三會得度。」

⁴⁴ [原書 p. 545 註 17] 本項，依印順導師著，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〈不斷傳出的部派佛教聖典〉，略為補充而成。

(二) 具大乘通俗化及普及化之傾向

那些保持聲聞聖典形式的，也是融攝了當時的世俗學術，如

- ◎天文曆數（如《舍頭羅經》），
 - ◎胎兒生育過程（如《處胎經》），
 - ◎國王治道（如《諫王經》），
- ※與部分大乘經的通俗、普及的傾向相合。

(三) 具大乘佛法興起之教界共同心聲

現在依據的資料，雖是不完整的，但傾向於大乘的機運，已隱約的顯露出來。這不是某一部派，而是佛教界的共同傾向，所以說：大乘佛法的興起，代表了那個時代佛教界的共同心聲。

第三項 聲聞藏、辟支佛藏、菩薩藏 (pp. 546–553)

一、「三乘」為部派佛教所一致公認 (p. 546)

- ◎「聲聞」(śrāvaka)，是「多聞聖弟子」，從佛聽聞聲教而修證的，所以稱為聲聞，與「弟子」的意義相近。佛與聲聞，是師與弟子的關係。
- ◎佛在成佛以前，經長期的修行，稱為「菩薩」(bodhisattva)，菩薩是立志求菩提的眾生。
- ◎在聲聞與菩薩間，有稱為「獨覺」的聖者。
- ※這三類行人，合稱為「三乘」，這是部派佛教所公認的。

二、大迦葉與辟支佛之關係 (pp. 546–548)

(一) 辟支佛之漢譯名稱

1、「獨覺」、「各佛」

Pratyeka-buddha，

- ◎音譯為辟支迦佛、辟支佛，
- ◎譯義為「獨覺」(或譯作「各佛」)，是各自獨悟的意思。

2、「緣覺」

或梵音小異，讀為 Pratyeka-buddha，譯義為「緣覺」。

(二) 大迦葉之阿蘭若頭陀行是辟支佛所行

- ◎佛教有「獨覺」一類，與大迦葉(Mahākāśyapa)是不無關係的，如《雜阿含經》卷41(大正2, 301c)說：

「世尊告摩訶迦葉言：汝今已老，年耆根熟。冀掃衣重，我衣輕好。汝今可住僧中，著居士壞色輕衣！迦葉白佛言：世尊！我已長夜習阿練若，讚歎阿練若；(長夜習冀掃衣、乞食，讚歎)冀掃衣、乞食」⁴⁵。

迦葉年紀老大了，釋尊覺得不用著粗重的冀掃衣，住阿蘭若。勸他回到僧伽中來，輕好一些的居士施衣。但大迦葉拒絕了佛的好意，因為「長夜」以來，這樣的生活方式，已經習慣了，「云何可捨」！

- ◎此經，在《增壹阿含經》卷5(大正2, 570b)這樣說：

「世尊告曰：迦葉！汝今年高長大，志衰朽弊，汝今可捨乞食乃至諸頭陀行，亦可受諸長者請，并受衣裳。迦葉對曰：我今不從如來教，所以然者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。然彼辟支佛，盡行阿練若，……行頭陀。如今不敢捨本所習，更學餘行」。

- ※依經說，住阿蘭若等頭陀行，是辟支佛所行的。

(三) 釋尊的「僧伽生活」與大迦葉的「阿蘭若」生活

1、佛及初期的佛弟子，皆隨順印度當時之沙門生活，而共同住阿蘭若

上面曾說到，釋尊出家修行，以及初期的佛弟子，都是住阿蘭若，著冀掃衣，常乞食的。這是當時一般沙門的生活方式。

⁴⁵ [原書 p. 551 註 1] 《相應部》『迦葉相應』(南傳 13, 297)。

2、釋尊重視集體僧伽的中道生活

釋尊「依法攝僧」，重視僧伽的集體生活；採取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使更多的人能依法修證。所以釋尊勸大迦葉住到僧伽中來，不妨著居士施衣，正是釋尊建立僧伽的精意所在。

3、大迦葉不願意住在僧中，暗示與釋尊精神上的差距

大迦葉習慣了當時一般的沙門生活，獨住阿蘭若處，不願意住在僧中，暗示了大迦葉與釋尊在精神上的差距。

(四) 大迦葉在佛弟子中的特殊角色

1、不同於一般弟子的世尊法子

大迦葉是相當自豪的，特別是發起主持了結集大會，成為（佛涅槃後的）佛教權威，所以有佛請迦葉坐，分迦葉半座，受佛糞掃衣，是世尊法子，成就六神通（有佛那樣的廣大勝妙功德）⁴⁶；在佛弟子中，迦葉是不同於一般弟子的。

2、具備辟支佛的特性

《增壹阿含經》稱大迦葉所行的，是「辟支佛所行」。除生活方式外，辟支佛的特性，大迦葉的確是具備的。

一、無師自悟：「若如來不成無上正真道者，我則成辟支佛」。因為釋尊出世成佛，所以才現弟子身，而其實是自己能覺證的。

二、不說法教化：佛勸大迦葉為大眾說法，迦葉不願意說：「今諸比丘難可為說法；若說法者，當有比丘不忍不喜」⁴⁷。

三、現神通：如《分別功德論》說：「夫辟支佛法，不說法教化，專以神足感動，三昧變現。大迦葉雖復羅漢取證，本識猶存」⁴⁸。

※大迦葉的風格，就是辟支佛的風格，這是《雜阿含經》所暗示，《增壹阿含經》與《分別功德論》所明說的。

(五) 大迦葉與辟支佛——獨覺有關，在北方是被公認了的

1、《雜阿含經》的「記說」，一般分為佛與弟子兩類

《雜阿含經》的「記說」部分，

◎一般分為「如來記說」與「弟子記說」，

◎或「佛品」與「聲聞品」。

2、《瑜伽師地論》的「聲聞地」則把有關大迦葉的經文，別立為獨覺乘的相應教

而《瑜伽師地論》「聲聞地」，分為「聲聞乘相應語」、「獨覺乘相應語」、「如來乘相應語」⁴⁹。

※這是將「如來記說」中，有關摩訶迦葉的十一經，別立為獨覺乘的相應教⁵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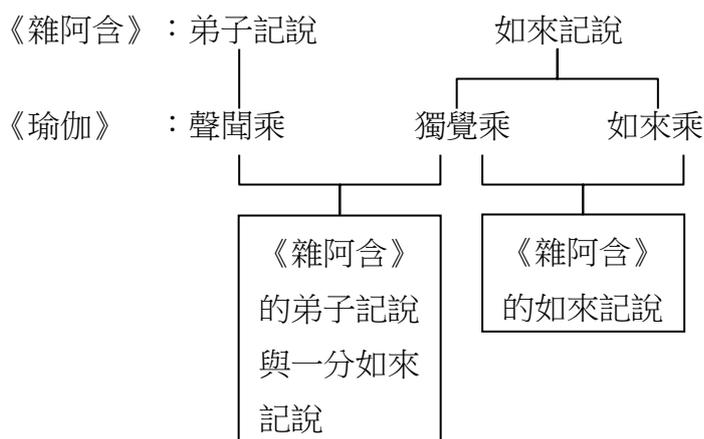
⁴⁶ [原書 p. 551 註 2]《雜阿含經》卷 41（大正 2，302b-303c）。《相應部》『迦葉相應』，缺佛請迦葉坐與分半座事（南傳 13，317-324）。

⁴⁷ [原書 p. 551 註 3]《雜阿含經》卷 41（大正 2，300c-301a）《相應部》『迦葉相應』（南傳 13，299-308）。

⁴⁸ [原書 p. 551 註 4]《分別功德論》卷上（大正 25，30c）。

⁴⁹ [原書 p. 551 註 5]《瑜伽師地論》卷 25（大正 30，418b）。

⁵⁰ [原書 p. 551 註 6]《大正藏》編號 1136-1144；905、906 經。《相應部》『迦葉相應』。



3、小結

大迦葉與辟支佛——獨覺有關，在北方是被公認了的。

三、辟支佛由來之說 (pp. 548–549)

「辟支佛」的名稱，在佛教中是不太遲的。

(一) 古仙人山乃辟支佛所居處

◎《中部》(116)《仙吞經》，與《增壹阿含經》〈力品〉第七經相當，說到：王舍城 (Rājagṛha) 五山中，惟有 Isigili——仙人山，名稱是從來不變的。山中常有五百辟支佛住；並說辟支佛的名字⁵¹。

◎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2 (大正 2, 723b) 說偈：

「諸佛未出時，此處賢聖居；自悟辟支佛，恆居此山中。此名仙人山，辟支佛所居；仙人及羅漢，終無空缺時」。

◎仙人山，與波羅奈 (Vārāṇasī) 的仙人墮處 (Rṣipātana) 一樣，在釋尊成佛以前，就是隱遁仙人們的住處。

(二) 古代仙人即印度舊有的沙門古佛

※傳說的古代仙人，也就是印度舊有的沙門。

◎古佛、古勝者、古仙人，是印度一般所公認的，所以

◎耆那教 (Jaina) 立二十三勝者，佛教有七佛 (南傳二十四佛，與耆那教更相近)；

◎十大仙人、五百仙人，也為佛教所傳說。

(三) 仙人生活與佛弟子的初期生活方式相近

傳說中的古仙人，就是住仙人山或仙人墮處 (或譯「仙人住處」) 的。仙人的生活方式，與釋尊弟子們的初期生活，沒有太多的差別。

(四) 大迦葉的風格漸被認為是辟支佛一流

◎釋尊重視律制的集體生活，僧伽中心的佛教發展起來，成為聲聞 (出家) 弟子的行儀。

⁵¹ [原書 p. 551 註 7]《中部》(116)《仙吞經》(南傳 11 下, 66–72)。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2 (大正 2, 723a–c)。

◎僧伽中心的聲聞行，與大迦葉所代表的阿蘭若頭陀行，顯然的不同。大迦葉的風格，與無師自悟的古仙人相近，漸被認為辟支佛一流。

四、三乘皆有傳說的事跡 (p. 549)

聲聞、辟支佛、佛（菩薩）——三乘聖者，都有傳說的事跡。

（一）佛：一生的事跡載於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

佛的事跡，如誕生以來，及末後的「涅槃譬喻」；過去生中修行的事跡，就是「本生」與「譬喻」。

（二）聲聞：自說宿世本起因緣

聲聞弟子的宿世因緣，如

◎西晉竺法護所譯的《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》（《大正藏》「本緣部」下）。佛弟子自說本起，共 29 人。這一譬喻集，與

◎《根有律藥事》所說：佛與五百弟子，在阿耨達池（Anavatapta）自說本起因緣相當；弟子自說的，共 35 人。

◎《僧祇律》也說到《阿耨達池經》⁵²。

※這是早期的《長老譬喻》；現存《小部》《譬喻》中的《長老譬喻》，共 547 人，是後來大大的補寫了。

（三）辟支佛：諸經所載

由於佛世不可能有辟支佛，辟支根性的大迦葉，也成為佛的聲聞弟子，所以佛世沒有辟支佛因緣。但過去世中辟支佛的因緣，傳出的也不少，如

◎傳說為支謙所譯的《撰集百緣經》，第三〈授記辟支佛品〉。

◎《增壹阿含經》也有愛念辟支佛、善目辟支佛等事緣⁵³。

◎大眾部所傳，《雜藏》中有「辟支佛、阿羅漢自說本行因緣」⁵⁴。

五、三乘法門之說 (pp. 549-551)

既有三乘聖者的事緣，也應有三乘法門。

（一）聲聞藏

聲聞弟子是聞佛聲教而修證的，所傳的教法，如《阿含經》，內容非常豐富。

（二）辟支佛藏

辟支佛呢？

1、大眾部

《僧祇律》說到《緣覺經》⁵⁵。

⁵² [原書 p. 551 註 8]《佛五百弟子自說本起經》（大正 4，190a-202a）。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13（大正 22，337a）。

⁵³ [原書 p. 552 註 9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32（大正 2，727a-b、724a）。

⁵⁴ [原書 p. 552 註 10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32（大正 22，491c）。

⁵⁵ [原書 p. 552 註 11]《摩訶僧祇律》卷 13（大正 22，337a）。

2、銅鑠部

◎銅鑠部 (Tāmraśāṭīya) 所傳，《小部》《譬喻》中，有《辟支佛譬喻》，共 58 偈，是佛為阿難 (Ānanda) 說的。

◎然依體裁，這是不能稱為譬喻的。自 9 偈到 49 偈——41 偈，實與《經集》〈蛇品〉的《犀角經》大體相合，每偈都以「應如犀角獨遊行」為結。

3、說一切有部

說一切有部所傳，名為《麟 (角喻) 頌》⁵⁶。

4、說出世部

◎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a) 的《大事》，也有類似的 12 偈⁵⁷。

◎這裡雖有共傳的古偈在內，但起初是可通於佛及聲聞弟子的。如 11、12 偈，與《中阿含經》〈長壽王本起經〉，《中部》(128) 〈隨煩惱經〉，《四分律》「拘睺彌犍度」偈相同⁵⁸，只是犀角與象的不同而已。

5、小結

在三乘的傳說中，取古傳的《犀角經》，附以說明辟支佛的偈頌，編為《辟支佛譬喻》。總之，辟支佛也有《緣覺經》與辟支佛偈了。

(三) 菩薩藏

如來往昔修菩薩行，也應該有菩薩法門，這就是「菩薩藏」。

1、菩薩藏的成立

(1) 法藏部

◎《四分律》立《雜藏》，《雜藏》中有《本生經》、《方等經》⁵⁹。

◎依真諦 (Paramārtha) 所傳，法藏 (護) 部 (Dharmaguptaka) 立五藏：「四、咒藏；五、菩薩本因即名菩薩藏」⁶⁰。

※這是將有關菩薩的本生等，從《雜藏》中分離出來，獨立為菩薩藏。

(2) 大眾部

菩薩本生等，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也是編入《雜藏》的。依《分別功德論》，也別立為「菩薩藏」了⁶¹。

2、菩薩的修行法門

但這是釋迦菩薩歷劫修行的事緣，以此為 (後人可以修學的) 菩薩法門，當然是不能滿足的。到底過去佛為菩薩說些什麼？有什麼菩薩法門流傳下來？於是

◎銅鑠部立《佛譬喻》，有清淨「諸佛國」說⁶²；

⁵⁶ [原書 p. 552 註 12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26 (大正 27, 660a)。

⁵⁷ [原書 p. 552 註 13]水野弘元《經集》《犀角經》注 (南傳 24, 25)。

⁵⁸ [原書 p. 552 註 14]《中部》(128)《隨煩惱經》(南傳 11 下, 195)。《銅鑠律》《小品》(南傳 3, 907)。《四分律》卷 43 (大正 22, 882c)。《中阿含經》卷 17《長壽王本起經》(大正 1, 525c)。

⁵⁹ [原書 p. 552 註 15]《四分律》卷 54 (大正 22, 968b)。

⁶⁰ [原書 p. 552 註 16]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 6 (大正 70, 465b)。

⁶¹ [原書 p. 552 註 17]《分別功德論》卷 1 (大正 25, 32b)。

⁶² [原書 p. 552 註 18]《小部》《譬喻》(南傳 26, 1-10)。

◎說出世部《大事》，有「十地」說⁶³；

◎法藏部等，有「百八法明門」說⁶⁴。

◎說一切有部（Sarvāstivāda）也傳說：「佛一時與慈氏菩薩論世俗諦，舍利子等諸大聲聞，莫能解了」⁶⁵。聲聞弟子可以不知不解，但不能說沒有。

3、小結

◎於是聲聞藏、辟支佛藏以外的菩薩藏，大大流傳起來。這不是少數人的事，是佛教界普遍的希求。

◎所以大乘經出現，雖有人反對，而不斷的傳出，數量竟是那麼龐大！這正是適應時機需要的最好說明。

※菩薩藏——大乘經的出現，對當時的佛教界來說，真是勢所必至，理所當然！

⁶³（1）[原書 p. 552 註 19]《大事》十地，如山田龍城《大乘佛教成立論序說》所引（268）。

（2）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137：

現存說出世部的《大事》，有明確的十地說，十地是：初、『難登地』（durārohā）；二、『結合地』（baddhamānā）；三、『華莊嚴地』（puṣpamaṇḍita）；四、『明輝地』（rucirā）；五、『應心地』（cittaviatarā）；六、『妙相具足地』（rūpavatī）；七、『難勝地』（durjayā）；八、『生誕因緣地』（janmanideśa）；九、『王子位地』（yauvarājyā）；十、『灌頂地』（abhiṣeka）。

⁶⁴ [原書 p. 552 註 20]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6（大正 3，680b-682b）。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554b-545a）。《普曜經》卷 1，誤作「八百」（大正 3，487a-c）。

⁶⁵ [原書 p. 552 註 21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1（大正 27，772a）。

第二節 大乘佛教所傳

第一項 原始大乘與最古大乘 (pp. 553–562)

一、日本學者對最先出現大乘經之考察 (pp. 553–554)

在大乘經出現中，那些大乘經最先出現？

(一) 平川彰

1、最古的大乘經有二系

平川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提出了「最古的大乘經」。以^[1]原始《般若經》與《阿闍佛國經》，及^[2]《般舟三昧經》與《大阿彌陀經》為二系，即[：]

◎般若法門與東方阿闍淨土，

◎西方阿彌陀淨土與念佛的般舟三昧。

2、先行大乘經

◎次從古譯大乘經中，所見的大乘經，推定為「先行大乘」。如[：]

◎《大阿彌陀經》所說的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；

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所說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〈佛諸品〉；

◎其他古譯經所說的《三品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
※所以，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三品經》、〈諸佛品〉，是比較早出的大乘經。⁶⁶

3、以經典的譯出年代來決定其出現的先後

博士的意見，著重於譯出的先後。所說的二系及先行大乘，大體上是這樣說的。

(二) 靜谷正雄

靜谷正雄所著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分「原始大乘」與「初期大乘」。

1、原始大乘經：推定有十三部

舉^[1]《大阿彌陀經》，^[2]《阿闍佛國經》，^[3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^[4]《阿難四事經》，^[5]《月明菩薩經》，^[6]《龍施女經》，^[7]《七女經》，^[8]《老女人經》，^[9]《菩薩行五十緣身經》，^[10]《梵志女首意經》，^[11]《佛說心明經》，^[12]《太子和(私?)休經》，^[13]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》——13部為「原始大乘經」。

2、「原始大乘」與「初期大乘」的判定，乃依小品為分界點

他以為：「本書分小品(般若)以前的原始大乘，小品(般若)以後的初期大乘」⁶⁷；也就是：「初期大乘佛教，(有)未受般若思想影響的原始大乘，般若以後的初期大乘二階段」⁶⁸。這二階段的時代，推定為⁶⁹：

	原始大乘	初期大乘
萌芽期	紀元前 100 — 1	紀元後 50 — 100
發達期	紀元後 1 — 100	紀元後 100 — 250

⁶⁶ [原書 p. 557 註 1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p. 98–133。

⁶⁷ [原書 p. 557 註 2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96。

⁶⁸ [原書 p. 557 註 3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93。

⁶⁹ [原書 p. 557 註 4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274。

3、原始大乘教義之定位

「原始大乘」是未受般若思想影響的，所以「原始大乘」的教義，是⁷⁰：

- ◎「原始大乘的教義，詳細分別來說，以成佛為理想，四無量心，實踐六波羅蜜。
- ◎重誓願，阿彌陀佛等他方佛的信仰。
- ◎重佛塔供養，說若干三昧，安立菩薩階位，禮佛懺悔法等」。

(三) 導師之評

- ◎重視塔寺與信願的大乘，是一般的通俗的信行大乘；以此為原始，以法行的智證大乘為後起，是我們所不敢苟同的。
- ◎在「初期大乘」中，列有《如來興顯經》，《大哀經》，⁷¹似乎也沒有考慮到「初期大乘」與「後期大乘」的區別。

二、印順法師對大乘經出現的先後，提出三個方向來審定初期大乘之成立全貌 (pp. 554-555)

關於大乘經出現的先後，有幾點是應該注意的。

(一) 先有法的存在，後才有經典之集出

- 一、「法」是在先的；無論是信仰，行儀，修行方法，深義的證悟；傳說的、傳布的、傳授的，都是先有「法」的存在，孕育成熟而集出來的。一種信仰，儀制，修行的教授，不是憑個人編寫而有，總是比經典的集出為早的。

(二) 依經文的體裁，或前後關聯而論證古今，才具意義

- 二、《華嚴》、《般若》、《涅槃》、《大集》、《法華》等大經，固然有先集出的，續集的，補充的，或重新組合等過程，不能以一概全而說古說今。就是不太長的經典，也可能有過變化、補充的；這大體可依經文的體裁，或前後關聯而論證出來。

(三) 多元化的大乘思潮，會合而成大乘佛教的全體

三、大乘佛經的出現，是多方面的。

◎以人來說，

- ◎重信的，重智的，重悲的；
- ◎重理想的，不忘現實的；
- ◎住阿蘭若的，住寺院的；
- ◎闡揚深義的，通俗教化的；
- ◎出家的，在家的；
- ◎重法的，重律的；

※因各人所重不同，領受佛法也就差別。

⁷⁰ [原書註 p. 558, 註 5] 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. 48。

⁷¹ 印順導師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 章〈序說〉，p. 36：「附帶要說到的，一、竺法護所譯的，如《度世品經》，《等目菩薩所問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都是大部《華嚴經》的一品。《大哀經》，《寶女所問經》，《寶髻經》，是《大集經》的一分。在《究竟一乘寶性論》中，引用了《大哀經》，《寶女經》，《如來興顯經》，以說明如來藏、佛性。」

◎在大乘佛教孕育成熟而湧現時，這也是「百川競注」，從不同的立場而傾向於大乘，化合於大乘，成為大乘佛教的一個側面。而這又相互影響，相互對立，相互融攝，而形成大乘佛教的全體。

〔四〕結

如忽略這些，任何考據、推論，都不可能表達「初期大乘佛教」成立的全貌。

三、部派佛教內容的大乘傾向，引發大乘 (pp. 555-557)

〔一〕部派教典的大乘化

在佛教的發展中，是從部派佛教，演進到大乘佛教，但在大乘興起後，部派佛教所有的教典或傳說，也可能受影響，染上大乘色彩，或改化為大乘的經典。如

1、例子一

〔1〕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受到大乘之影響

◎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說：

「我今說戒經，所說諸功德，施一切眾生，皆共成佛道」⁷²。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也說：

「我已說戒經，眾僧長淨[布薩]竟，福利諸有情，皆共成佛道」⁷³。

※發願迴向，眾生同成佛道，是大乘的立場。

〔2〕勘檢其他部派之律本內容

◎聲聞部派的《戒本》，怎麼會迴向佛道呢？說一切有部 (Sarvāstivāda) 的舊律——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說：

「慚愧得具足，能得無為道，已說戒經竟，僧一心布薩」⁷⁴。

◎《十誦律》本，是願大眾得無為（涅槃）道的；其他部派的戒本，也是這樣。

〔3〕小結

可見《四分律》與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，是受到大乘的影響而有所修改了！

2、例子二

〔1〕《申日經》未受大乘影響之固有內容

又如尸利掘多 (Śrīgupta, 或音譯「申日」，義譯為「德護」等) 請佛應供，設火坑毒飯來害佛的故事，《十誦律》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、《增壹阿含經》、南傳的《法句義釋》，都說到這件事⁷⁵，這是部派佛教固有的傳說。

〔2〕勘檢晉宋譯本可知已受大乘之影響

現存漢譯經中，如晉竺法護所譯《月光菩薩經》，傳為[：]

1) 竺法護譯的《申日經》，

⁷² [原書 p. 558 註 6]《四分律比丘戒本》卷 1 (大正 22, 1023a)。

⁷³ [原書 p. 558 註 7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戒經》卷 1 (大正 24, 508a)。

⁷⁴ [原書 p. 558 註 8]《十誦比丘波羅提木叉戒本》卷 1 (大正 23, 479a)。

⁷⁵ [原書 p. 558 註 9]《十誦律》卷 61 (大正 23, 464b-c)。《根本說一切有部尼陀那目得迦》卷 7、8 (大正 24, 443b-445b)。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41 (大正 2, 773c-775b)。《法句釋》，見《印度佛教固有名詞辭典》p. 621。

2) 宋求那跋陀羅 (Guṇabhadra) 所譯《申日兒本經》⁷⁶,

◎敘事雖大致相同，卻多了「申日」子月光 (Candraprabhā)，月光勸父——申日，切不可害佛。

◎經說月光「慈悲愍世，……欲度眾生」；「先世宿命，……志在大乘」；「過(去)世宿命學佛道」⁷⁷，是菩薩模樣，但經義還是部派的舊傳說。

(3) 至隋譯本之後，已成為大乘經

◎到了隋那連提耶舍 (Narendrayāśas) 所譯《德護長者經》⁷⁸，讚月光童子菩薩的種種功德，已成為大乘經。

◎月光童子菩薩末世護法的傳說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很大。⁷⁹

◎傳為支謙所譯的《月明菩薩經》，說到「申日有子，字梅羅法 (漢言月明)，有清潔之行」⁸⁰。不說申日害佛事，專為月光童子說菩薩行，也是大乘經，與高齊那連提耶舍所譯的《月燈三昧經》有關⁸¹，但《月燈三昧經》連篇偈頌，文字極為繁衍。

(4) 小結

申日及月光童子的傳說，是在大乘開展中，部派舊傳說的大乘化。

(二) 部派所傳故事的大乘化

受大乘影響而演化的例子，不在少數，如

1、佛為梵志婦受佛記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心明經》，梵志婦飯汁施佛，佛為梵志說尼拘陀樹子的譬喻，故事見《根有律藥事》⁸²。

◎《律》說：佛為梵志婦受辟支佛記，梵志聞佛說四諦而悟入。

◎《心明經》說：「解深妙法，如幻、如化、如水中月、影、響、野馬，卻三十劫當得作佛」；

※梵志也因佛說四諦而得悟⁸³，這是部派所傳故事而大乘化的一例。

2、佛為過去生母受佛記

⁷⁶ [原書 p. 558 註 10]《月光童子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5a 以下)；《申日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7c 以下)；《申日兒本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9c 以下)。

⁷⁷ [原書 p. 558 註 11]《月光童子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6a)；《申日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8b)；《申日兒本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19c)。

⁷⁸ [原書 p. 558 註 12]《德護長者經》卷 1 (大正 14, 840b 以下)。

⁷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淨土與禪》，pp. 18-19：「月光童子或月光菩薩，與彌勒的思想相融合：所以有月光童子菩薩出世，天下太平的傳說。可斷為苻秦或姚秦時代所譯的（《月光童子經》異譯）《申日經》說：『月光童子當出於秦國，作聖君，受我經法，興隆道化』。……這些，都說到中國經過極度混亂，大火災，月光童子出現於世。這時候，天下奉行佛法，世界太平。雖說這是可疑的偽經，但原始的傳說，見於西來的譯典。而且這正可以說明，彌勒人間淨土的思想，是怎樣在中國廣大的佛教人間，起著熱烈的盼望！」

⁸⁰ [原書 p. 558 註 13]《月明菩薩經》卷 1 (大正 3, 411a)。注說「漢言」，本經可能不是支謙譯的；《申日經》卷 1 也說：「申日有子，名梅羅法 (漢言月光)」 (大正 14, 818b)，可能與《月明菩薩經》，出於同一人所譯。

⁸¹ [原書 p. 558 註 14]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8 (大正 15, 599c-600c)。

⁸² [原書 p. 558 註 15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8 (大正 24, 36a-37a)。

⁸³ [原書 p. 559 註 16]《心明經》卷 1 (大正 14, 942c)。

◎如支謙所譯的《老女人經》（異譯有宋失譯的《老母經》，求那跋陀羅所譯《老母女六英經》）：佛為老母說深法——來無所從，去無所至。

◎這位老女人，是佛過去生中的生母；為授記——往生阿彌陀佛國，將來成佛⁸⁴。

◎老女人是佛過去的生母，也出於《根有律藥事》，但老母是聞四諦法，得預流果⁸⁵。

3、佛為七女受佛記

◎又如支謙所譯的《七女經》：佛因婆羅門的七位女兒，說到過去迦葉（Kāśyapa）佛時，機惟尼王的七女事，為七女授記作佛⁸⁶。

◎七女事，與南傳《本生》、《長老尼譬喻》所說相關⁸⁷。七女是 Kiki（梵語 Kṛkin）王女，Kiki 王是迦葉佛的護持供養者。

◎部派所傳，七女是今七大比丘尼（阿羅漢）的夙世事，而《七女經》的七女，轉化為發菩提心，將來成佛了。

4、小結

這類篇幅不太長的經典，是在大乘開展中，部派所傳故事的大乘化，不是大乘佛教的先聲。

（三）結

本書所要注意的，是部派佛教內容的大乘傾向，引發大乘，大乘佛法開展的歷程。

⁸⁴ [原書 p. 559 註 17]《老女人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911c-912b）。

⁸⁵ [原書 p. 559 註 18]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》卷 10（大正 24，44b）。

⁸⁶ [原書 p. 559 註 19]《七女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907c-909b）。

⁸⁷ [原書 p. 559 註 20]《小部》「本生」（南傳 39，265）；《小部》「長老尼譬喻」（南傳 27，405-446）。

第二項 六度集——重慈悲 (pp. 559–562)

初期大乘經中所見的，被稱為「先行大乘」的，試為分別的檢討。

一、古代流行早於大乘經而被看作大乘經之聖典 (p. 559)

- ◎《大阿彌陀經》，《平等覺經》，說到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 - 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及異譯本，在「樂求經法」中，都有「六波羅蜜」。
 - ◎《佛說太子和（私？）休經》，與異譯《佛說太子刷護經》，也說到《六波羅蜜經》。
 - ◎《月燈三昧經》說到「六波羅蜜」，梵本作 *Ṣaṭpāramitā-saṃgīti*。saṃgīti，一般譯作「結集」或「集」，所以是《六波羅蜜集》。
- ※這確是古代流行，早於大乘經，而被看作大乘經的聖典。

二、漢譯之「六度集」與古傳之「六波羅蜜集」相合 (pp. 559–560)

在漢譯的經典中，吳康僧會（西元 251 年）譯出的《六度集》，或名《六度集經》，與大乘經所見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六波羅蜜集》相合。

（一）以六度為架構

1、略述《六度集經》之架構

這部經，共 8 卷，以六度分類：^[1]布施度無極 26 事，^[2]持戒度無極 15 事，^[3]忍辱度無極 13 事，^[4]精進度無極 19 事，^[5]禪度無極 9 事，^[6]明度無極 9 事，合共 91 事。

2、別辨禪度只有八事

然禪度初說（74），「禪度無極者云何」一事，是禪度的解說；如除去這一事，全集實為 90 事。⁸⁸

（二）六度大行之體例

1、六度皆出於本生

所說的菩薩六度大行，都出於「本生」，

2、有別於其他五度的禪度體例

◎惟有禪度所說，體例有些不合。如

- ◎（75–76）「昔者比丘」下，是比丘們修禪的一般情形，卻以「菩薩禪度無極一心如是」作結。⁸⁹
- ◎（77–79）三事，是釋尊成佛以前的入禪故事。
- ◎（80）事，出於《長阿含經》的《遊行經》⁹⁰，也是釋尊的現生事。
- ◎（81）是《般若經》常悲（常啼 *Sadāprarudita*）菩薩事；但說「眾祐自說為菩薩時，名曰常悲」⁹¹，作為釋尊的「本生」，與《般若經》不合。
- ◎（82）事是釋尊的「本生」。

⁸⁸ [原書 p. 562 註 1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a–b）。

⁸⁹ [原書 p. 562 註 2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39c–41a）。

⁹⁰ [原書 p. 562 註 3] 《長阿含經》卷 3《遊行經》（大正 1，19a–c）。

⁹¹ [原書 p. 562 註 4] 《六度集經》卷 7（大正 3，43a）。

曰：吾寧就湯火之酷，菹醢之患，終不恚毒加於眾生。……自覺之後，世世行慈」。

◎「精進度無極者，厥則云何？精存道奧，進之無怠。……若夫濟眾生之路，前有湯火之難，刃毒之害，投躬危命，喜濟眾艱」。

◎布施，忍辱，精進，充滿了對眾生的悲心悲行。

◎布施度利濟眾生（並不重供養三寶），共 26 事，佔全經百分之二十九，可見悲濟眾生的重要！

3、諸佛菩薩從大悲生

(1) 菩薩但從大悲生

大乘經說：「菩薩但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」⁹⁸，說明了悲濟在菩薩道中的地位。

(2) 釋尊是悲增上菩薩的楷模

◎最足以表現大乘慈悲精神的，是釋尊。釋尊「本生」的重於悲濟，如《六度集經》所說。釋尊立願在穢土成佛，所以從淨土來聽法的，都讚歎釋尊的慈悲，在穢土修行的功德。如《持世經》說：

「我常長夜莊嚴如是願，如是精進忍辱行：為苦惱眾生無救護者，無依止者，多墮惡道者，我於爾時（在五濁惡世）當成佛道，利益無量阿僧祇眾生」⁹⁹。

◎在穢土修行，在穢土成佛度眾生，如釋尊那樣，正是悲增上菩薩的楷模！

⁹⁸ 編者按：尚未找到與引文相同的經典出處，唯意義相當的經文有以下兩則：

(1) 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卷 40〈入不思議解脫境界普賢行願品〉（大正 10，846a13-22）：

「……諸佛如來以大悲心而為體故，因於眾生而起大悲，因於大悲生菩提心，因菩提心成等正覺。譬如曠野沙磧之中有大樹王，若根得水，枝葉、華果悉皆繁茂。生死曠野菩提樹王，亦復如是；一切眾生而為樹根，諸佛菩薩而為華果，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華果。何以故？若諸菩薩以大悲水饒益眾生，則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屬於眾生，若無眾生，一切菩薩終不能成無上正覺。」

(2) 《十二門論疏》卷 1（大正 42，179a7-9）：「又《華嚴》云：金剛但從金性出，不從餘寶生；菩提心唯從大悲生，不從餘善生。」

⁹⁹ [原書 p. 562 註 9] 《持世經》卷 1（大正 14，644c）。

第三項 道智大經——重智慧 (pp. 562–568)

一、阿彌陀佛在西方淨土中宣說《六波羅蜜經》及《道智大經》 (p. 562)

- ◎阿彌陀 (Amitābha) 佛在西方淨土中，為大眾宣講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道智大經》，是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(簡稱《大阿彌陀經》)，《無量清淨平等覺經》所說的。
- ◎這二部經的譯者，學者間雖有異說，但總是與支婁迦讖 (Lokakṣema) 及支謙有關的。

二、《道智大經》 (pp. 562–565)

(一) 較《大阿彌陀經》出現得早

在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有《道智大經》的名字，可見《道智大經》的傳出，是比《大阿彌陀經》更早的。

(二) 部類與性質不明

但在漢譯的藏經中，沒有《道智大經》，所以《道智大經》的部類與性質，不容易論定。

(三) 原語義為「悟的智慧」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以為「道智」的原語，明顯的是「悟的智慧」¹⁰⁰，這大概是不會錯的。

(四) 屬於「先行大乘」的古典

- ◎這是「先行大乘」，屬於智慧
- ◎經的名稱——《道智大經》，富有傳統的古典意味。

(五) 可以「大經」推見別有「小經」的存在

- ◎在《中部》中，有《毘陀羅大經》、《毘陀羅小經》；《空大經》、《空小經》(漢譯為《大空經》、《小空經》)；《苦蘊大經》、《苦蘊小經》；《牛角娑羅林大經》、《牛角娑羅林小經》等。
- ◎如有兩部經，是同一地區，或所說的内容相近，就分別為「大經」與「小經」。依古代的習慣用法，從《道智大經》的名稱，可以推見還有《道智小經》的存在。

(六) 釋《道智大經》之「道」義

道智的「道」，依古代譯語，

1、「道路」、「方法」義

或是 mārga，這是道路(方法)的道。

2、「菩提」義

◎或是 bodhi——「菩提」的意譯。

◎譯菩提為道，所以譯菩提心為「道意」，譯得菩提為「得道」等。

3、「一切(相)智」義

¹⁰⁰ [原書 p. 568 註 1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. 121。

然古譯的「道」，至少還有另一原語，如支讖所譯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〈道行品〉的「道」。

〔1〕〈道行品〉各譯本之譯語

◎ 〈道行品〉的各種譯本的譯語如下：

- 〈道行品〉——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
- 〈行品〉——《大光度經》
- 〈道行品〉——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
- 〈初品〉——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
- 〈妙行品〉——《大般若經第四分》
- 〈了知行相品〉——《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
- 〈行品〉——《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

〔2〕「行」與「道」、「妙」、「了知」搭用

◎ 〈道行品〉，《小品般若經》作〈初品〉，可說沒有將品名譯出。

◎ 其他的各本，分為二類：

- 一、〈行品〉。
 - 二、〈道行品〉、〈妙行品〉、〈了知行相品〉為一類；
- ※在「行」上，還有「道」、「妙」、「了知」一詞。

〔3〕「了知」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的對譯

◎ 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，與《大般若經第四分》，及梵本《八千頌般若》——*Aṣṭasāhasrikā-prajñāpāramitā* 相當。

◎ 《八千頌般若》第一品，作 *sarvākārajñātācaryā prathamah parivartah*，應譯為〈一切相智（性）行品[第一]〉。

※這可見〈了知行相品〉的「了知」，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的對譯。

〔4〕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聖者的究竟智

A、「一切（相）智」之異名

「一切智」（*sarvajñā*），是部派佛教固有的術語¹⁰¹，孳生¹⁰²流演而分為四名：

- ◎ 「一切智」，
- ◎ 「一切相智」（*sarvākārajñātā*），
- ◎ 「一切種智」（*sarvathājñāna*），
- ◎ 「一切智智」（*sarvajñāna*），

※這四名可說是同一內容。

B、「一切（相）智」之歸屬

這是聖者的究竟智；

〔A〕《大毘婆沙論》

¹⁰¹ [原書 p. 568 註 2] 《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》卷 9（大正 28，795c-796a）；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（大正 27，74a）。

¹⁰² 【孳〔zī ㄗㄧˋ〕生】繁殖；滋長；產生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4，p. 238）

《大毘婆沙論》的正義，是佛智。¹⁰³

(B) 《大般若經》後分

《大般若經》後分，雖以一切智為聲聞、辟支佛智¹⁰⁴，但在《道行般若經》——〈小品〉中，菩薩修學般若，是以「薩婆若」（一切智）、「薩婆若智」（一切智智）為理想的。

(七) 結

◎「一切（相）智」與無上菩提的內容相同，所以支識所譯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就譯〈一切（相）智行品〉為〈道行品〉了。

◎支識，正是說到《道智大經》的《大阿彌陀經》的譯者。¹⁰⁵

三、進一步推斷《一切（相）智經》，是原始般若經——〈道行品〉部分 (pp. 565-566)

(一) 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總名，行（相）是對其他而立的品名

進一步說，原始《般若經》的名稱，可能是：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總名；行（或「相」）是對其他而立的品名。因為「一切智」與「行」，是有區別而可以分離的。

◎如《般若經》的釋論——《現觀莊嚴論》，是印度晚期的作品。傳說該論依古本八千頌本，分全論（也就是全經）為八章，第一章名 sarvākārajñatā（「一切相智性」），包括了〈道行品〉全部在內，沒有說「行」。

◎現存二萬五千頌梵本 Pañcaviṃśatisāhāsrikāprajñāpāramitā，與《大般若經》第二分相當，分二十四品，初品名 sarvākārajñatādhikāraḥ subhūtiparivartaḥ，雖只包括一小部分，還是先標「一切（相）智」。

※所以「一切（相）智」是全經的名稱，「行」是對後而立的品名。

(二) 下品系與中品（大品）系，皆以行為品名

◎如上列《道行般若經》系的各本，有的但說〈行品〉。

◎而「大品」（《大般若經》前三分）¹⁰⁶系的各本，也有〈行品〉，如

◎唐譯初分（10）〈般若行相品〉；二分（9）〈行相品〉；

◎《放光般若經》（9）〈行品〉；

◎《光讚經》（9）〈行品〉；

◎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（10）〈相行品〉；

※「行」都指其中的一部分。

¹⁰³ [原書 p. 569 註 3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（大正 27，74a）。

¹⁰⁴ [原書 p. 569 註 4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21（大正 8，375b）。

¹⁰⁵ [原書 p. 569 註 5]一般作此說，然印順導師以為支識所譯的，是稱為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》的那本《大阿彌陀經》。

¹⁰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 597：「玄奘所譯的《大般若經》16 會，可以分為三大類。前 5 分是第一類：前 3 分雖廣略懸殊，然內容都與古說的《大品》相同。」

(三) 小結

- ◎《道行般若經》從〈道行品〉得名；〈道行品〉實為〈一切相智行品〉的古譯。
- ◎「道」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，與「行」是有區別的。
- ◎支謙譯「一切（相）智」為「道」，那末在他所譯的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說到《道智大經》，推斷為《一切（相）智經》，是原始《般若經》——〈道行品〉部分，是極有可能了。

四、論證〈道行品〉為原始的《般若經》 (pp. 566-568)

(一) 《道行般若》之〈道行品〉，古代名為《道行經》

- ◎〈道行品〉是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原始部分，古代是先出而流傳的，名為《道行經》。
- ◎《出三藏記集》載：「《道行經》一卷。右一部，凡一卷，漢桓帝時天竺沙門竺朔佛齋胡本至中夏，到靈帝時，於洛陽譯出」¹⁰⁷。這一卷本的《道行經》，就是《道行般若經》的〈道行品〉。
- ◎道「安公為之注」，現附在《大明度經》卷 1。¹⁰⁸

(二) 導師認為梶芳光運的論斷詳密

梶芳光運博士，對《般若經》各種異本，作詳密的對比檢討，論斷為：

- ◎《道行般若經》——「小品般若」先出；¹⁰⁹
- ◎《道行經》中〈道行品〉（一部分），是原始的《般若經》¹¹⁰。

(三) 評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之見解

1、評作者之輕忽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

- ◎沒有注意在《大阿彌陀經》成立以前，已有重智的《道智大經》；
 - ◎也不重視近代學者的研究成果——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先後集出，〈道行品〉最先出的事實。
- ※竟以《小品般若經》為初期大乘，不是原始大乘，也就是遲於《大阿彌陀經》。

2、檢討作者於書中所舉之理由，看〈道行品〉是否屬於後起

該書所說原始大乘與初期大乘的區別¹¹¹，有些是我們所不能同意的。現在且依該書所舉的理由，來檢討〈道行品〉（古《道行經》）是否屬於後起的。

1. 原始般若——《道行（品）經》，

¹⁰⁷ [原書 p. 569 註 6]《出三藏記集》卷 2（大正 55，6b）。

¹⁰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波羅蜜法門〉，p. 600：「道安為一卷的《道行經》作『序注』；現存支謙的《大明度經》的〈道行品〉，附有注說，應該就是道安注。」

¹⁰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10 章〈般若法門〉，pp. 599-600：「一、『小品般若』（依《大智度論》三部說，稱為「下中上」）：這是中國古代所傳的『小品』類。現存的華文譯本，共有七部：1.《道行般若經》10 卷，後漢支（婁迦）識譯……『小品』類七部中，1.《道行般若經》，漢靈帝光和二年（西元 179）譯出，是華文中最古譯出的《般若經》。」

¹¹⁰ [原書 p. 569 註 7]梶芳光運著，《原始般若經之研究》，pp. 559-656。

¹¹¹ [原書 p. 569 註 8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47-49；pp. 60-64。

8. 「六波羅蜜」是部派佛教所成立的。在六波羅蜜中，菩薩特重於般若波羅蜜（*prajñāpāramitā*），說一切有部的大德法救（*Dharmatrāta*），已經這樣說了¹¹⁴。一般通俗的教化，泛說六度；利根深智的，闡揚般若。這那裡能用六度與般若度，來分別經典成立的先後？
9. 《道行（品）經》，沒有說「發菩提心」，而說「心不當念是菩薩」¹¹⁵。其他的譯本，如[：]
- ⊙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作「不念是菩薩心」¹¹⁶；
 - ⊙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作「其心不當自念我是菩薩」¹¹⁷；
 - ⊙《大般若經》第五分作「不執著是菩薩心」¹¹⁸；
 - ⊙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作「不應生心我如是學」¹¹⁹。
- ※這都是「不自念是菩薩」，「不自念是菩薩心」的意思。說「菩薩心」而沒有說「菩提心」，與《大阿彌陀經》一致，《大明度經》作「不當念是我知道意」¹²⁰；《大般若經》第四分作「菩提心」¹²¹，那是受到了《般若經》後來的影響。〈道行品〉的原本，顯然是「菩薩心」。

3、小結

- ◎依上來的分辨，可見《般若經》的原始部分——《道行（品）經》，雖重在智證，與重信的不同，多了「僧那僧涅」、「如虛空喻」，但在術語上，至少與《大阿彌陀經》同樣的早出。何況《道行（品）經》還可能就是《道智大經》呢？所以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泛說《小品般若經》為初期大乘，不是原始大乘，論斷是不免輕率了的！
- ◎初期大乘的西方淨土說，不一定如某些祖師、學者所說的。阿彌陀佛成就莊嚴的淨土，用為攝化的方便；環境優異，來生者容易成就——不退菩提。然要得解脫，成就佛道，如說但憑信願，不用深慧，那是非佛法的！豈不見阿彌陀佛在淨土中，宣說《道智大經》？¹²²小本《阿彌陀經》，也是「五根、五力、七菩提分，八聖道分」¹²³——法音宣流嗎？

¹¹⁴ [原書 p. 569 註 9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53（大正 27，780a）。

¹¹⁵ [原書 p. 569 註 10]《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425c）。

¹¹⁶ [原書 p. 569 註 11]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37b）。

¹¹⁷ [原書 p. 569 註 12]《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08c）。

¹¹⁸ [原書 p. 569 註 13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56（大正 7，866a）。

¹¹⁹ [原書 p. 569 註 14]《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587b）。

¹²⁰ [原書 p. 569 註 15]《大明度經》卷 1（大正 8，478c）。

¹²¹ [原書 p. 569 註 16]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》卷 538（大正 7，763c）。

¹²²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9 章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p. 562-563：「在《大阿彌陀經》中，有《道智大經》的名字，可見《道智大經》的傳出，是比《大阿彌陀經》更早的。」

¹²³ 《佛說阿彌陀經》卷 1，大正 12，347a15。

第四項 三品經——重仰信¹²⁴ (pp. 568–578)

一、序說 (p. 570)

(一) 重智慧

- ◎佛法根源於釋尊的正覺，所以佛法是以覺悟為核心、根本的。
- ◎從「佛法」而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，代表法性深悟的，最先出現的是《道智大經》——「原始般若」。

(二) 重悲行

- ◎依「佛涅槃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為原動力，引發佛與菩薩聖德的崇敬。
- ◎釋尊的菩薩大行，依「本生」而集成的，是《六度集經》，顯示了菩薩的悲行。

二、重「仰信」的經典出現 (p. 570)

(一) 重仰信法門之緣起

- ◎對於佛的信敬嚮往，開展出現在十方有佛、有國土的信仰，這是重信的。
- ◎這個世界有佛出世，而我們卻沒有生在佛世；十方佛現在，而我們（不能生在淨土）又見不到佛。「生不見佛」，在嚮往仰信中，直覺得自己的罪業深重，所以「十方佛現在」的信仰，與懺悔罪業說有關。

(二) 現存說佛名而都說到滅罪之經典

《大正藏》「經集部」1，《千佛因緣經》以下，近 30 部經，說「佛名」而都說到滅罪。

三、《三品經》代表原始的「重信法門」 (pp. 570–573)

念佛禮佛而懺除業障的，首先出現於佛教界的，是《三品經》，代表原始重信的法門。

(一) 《三品經》之原名與異譯本

- ◎漢安玄所譯的《法鏡經》說：
「晝三夜亦三，以誦三品經事；一切前世所施行惡，以自首悔，改往修來」¹²⁵。
《法鏡經》的異譯，笈法護所譯《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，也說《三品經》¹²⁶。
- ◎《大寶積經》（19）〈郁伽長者會〉，作「修行三分，誦三分法」¹²⁷。
西藏譯的《郁伽長者會》，作〈三蘊法門〉¹²⁸。
- ◎此外，

¹²⁴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45–147：「在佛前懺悔、隨喜、勸請，本是為初學者開示的通俗易行法門。……這是重信的、易行的廣義念佛法門。……唐義淨譯《金光明最勝王經》（五）〈滅業障品〉，以『四種對治業障』：於十方世界一切如來前，『說一切罪』（懺悔）；勸請（說法及久住世間）；隨喜；迴向。與《三品經》相合。」

¹²⁵ [原書 p. 576 註 1]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18c）。

¹²⁶ [原書 p. 576 註 2]《鬱迦羅越問菩薩行經》（大正 12，26c）。

¹²⁷ [原書 p. 576 註 3]《大寶積經》（19）〈鬱伽長者會〉（大正 11，475c）。

¹²⁸ [原書 p. 576 註 4]《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》卷 23（265）。

◎竺法護所譯的《離垢施女經》，作誦習〈三品諸佛經典〉；〈晝夜奉行三品法〉¹²⁹。

◎異譯本，瞿曇般若流支（Prajñāruci）譯的《得無垢女經》，作〈三聚法門〉¹³⁰。

◎《大寶積經》（33）《無垢施菩薩應辯會》，作〈三陰經〉¹³¹。¹³²

※依藏譯，可見《三品經》的原名，是「三蘊法門」（tri-skandhaka-dharmaparyāya）¹³³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推定為「先行大乘」經。¹³⁴

（二）《三品經》之內容¹³⁵

1、三品為懺悔、隨喜、勸請

《三品經》的內容，是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。

2、與《三品經》內容相當的現存經典

與《三品經》內容相當的，現存有：

（1）漢譯本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 1卷 漢安世高譯？
《菩薩藏經》 1卷 梁僧伽婆羅譯
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 1卷 隋闍那崛多共笈多等譯

（2）藏譯本

《聖大乘滅業障經》 西藏智友等譯

※漢譯的三部經，《大正藏》編入「律部」3。

（三）靜谷正雄對三品初型之考證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對此有詳細的論述。大意說：

1、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三品法門的初型，成立於《小品般若經》以前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是三品法門的初型，分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——三聚，沒有說「理懺」，論斷為成立於《小品般若經》以前。

¹²⁹ [原書 p. 576 註 5]《離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95c）。

¹³⁰ [原書 p. 577 註 6]《得無垢施女經》（大正 12，105a）。

¹³¹ [原書 p. 577 註 7]《大寶積經》（33）〈無垢施菩薩應辯會〉（大正 11，562b）。

¹³²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『品』是 pāksikā 的義譯，如『三十七菩提分』，或譯『三十七覺品』、『三十七覺支』。但晚期的異譯，轉化為『三聚』或『三蘊』（「三陰」）；蘊，那是 skandha 了。」

¹³³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『三品』，或作『修行三分，誦三分經』；或作『三支經』。這可能『品』是 pāksikā 的義譯，如『三十七菩提分』，或譯『三十七覺品』、『三十七覺支』。但晚期的異譯，轉化為『三聚』或『三蘊』（「三陰」）；蘊，那是 skandha 了。」

¹³⁴ [原書 p. 577 註 8]平川彰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》，pp. 124–127。但以《私呵昧經》所說的《三篋經》為《三品經》，似乎不正確！（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p. 577）

¹³⁵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. 140：「經名『三品』，而實際有四分：『懺悔』，『隨喜』，『勸請』，『回向』，這是值得注意的！依個人的意見，三分、四分是次第集成的。」

2、其他三部則已受到《小品般若經》之影響

其他三部，分「懺悔」及「三聚」——「隨喜功德聚」、「勸請功德聚」，「回向功德聚」；「懺悔」中說罪業隨心，空不可得的「理懺」，¹³⁶是受到了《小品般若經》的影響¹³⁷。

(四) 導師對三品初型之看法

1、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以懺悔業障為主的

現存的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是以懺悔業障為主的，而不限於「懺悔」。

2、後三部在分類上的完善顯示為後出

後三部，分作二部分：「^[1]具足當淨一切諸法諸障礙業，^[2]當得值遇一切善法成就具足」¹³⁸；也就是分為

◎滅除業障——止惡，

◎成就善法——生善。

※在分類的意義上，當然是後出的更為完善。

3、對靜谷正雄考證之肯定，與推論三品法門演進之發展階段
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

◎引竺法護所譯的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說：「我悔一切過，勸助（隨喜的舊譯）眾道德，歸命禮諸佛，令得無上慧」；

◎及異譯《大寶積經》（42）《彌勒菩薩所問會》，也沒有說到「勸請」，

※所以推論為：在三品行以前，有「懺悔」、「隨喜」二品行的可能¹³⁹。這一推論，是非常正確的！其實，在二品行以前，還有原始的「懺悔行」階段。

三品法門的演進與發展			
一品	二品	三品	四品
原始的懺悔行	懺悔	懺悔	懺悔
	隨喜	隨喜	隨喜
		勸請	勸請
			回向

(五) 追究《舍利弗悔過經》之原始的「懺悔行」階段

1、《經》的發端為請說懺悔業障法門，與其他三部相同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發端¹⁴⁰說：

¹³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39-140：「這部經，有梁僧伽婆羅（Samghavarman）異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；隋闍那崛多（Jñānagupta）共達多（Dharmagupta）等譯的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（西藏譯名《聖大乘滅業障經》）。異譯的組織小異，分為懺悔及三聚——隨喜功德聚，勸請功德聚，回向功德聚。懺悔中，說到罪業隨心，空不可得的深義。」

¹³⁷ [原書 p. 577 註 9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118-132。

¹³⁸ [原書 p. 577 註 10]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（大正 24，1095b）。

¹³⁹ [原書 p. 577 註 11]靜谷正雄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成立過程》，pp. 137-138。

¹⁴⁰ 【發端】1.開始；起頭。2.特指一篇或一段文章的開頭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8，p. 570）

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意欲求佛道，若前世為惡，當何用悔之乎」¹⁴¹？
求成佛道，但為罪業所障礙，不容易成就，所以請說懺悔業障法門。
※這一說經的主要因緣，其他三部經是完全相同的。

2、《經》末後顯示全經始終一貫重視懺悔法門，與其他三部不一

(1)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末後說：

「其供養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千歲，不如持悔過經，晝夜各三過讀一日，其得福勝供養天下阿羅漢、辟支佛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」¹⁴²。

◎現存的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雖已編入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，而末了的校量功德，還只說《悔過經》，與最初起問相呼應。如將「隨喜」、「勸請」部分略去，不是始終一貫的悔過法門嗎？

(2) 其他部

◎《菩薩藏經》說：「此經名滅業障礙，汝當受持！亦名菩薩藏，汝當受持！亦名斷一切疑，如是受持」¹⁴³！雖說了三個經名，但

◎「滅業障礙」（與「悔過」相同）是主名；

◎其他的「菩薩藏」、「斷一切眾生疑」，是一部分大乘經的通稱，如《富樓那經》、《華手經》等¹⁴⁴。

◎西藏所譯的，直稱為《大乘滅業障經》，

3、小結

所以，「懺悔業障」，是這部經的原始根本部分。

四、「懺悔」（pp. 573-574）

(一)「懺悔業障」成立的前提

這部經——「懺悔業障」成立的前提，是

◎十方諸佛現在的信仰；

◎業障極其深重而可以懺悔的信仰。

(二)「懺悔業障」的修行目的

1、免除對聖道修行的障礙

佛法中，「有罪當懺悔，懺悔則安樂」，在僧伽中，只是懺悔現在所違犯的，以免障礙聖道的修行。

2、修善滅罪

懺悔是心生悔意，承認錯誤，接受僧伽的處分（一般稱為「作法懺」）。如說：

¹⁴¹ [原書 p. 577 註 12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a）。

¹⁴² [原書 p. 577 註 13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1b）。

¹⁴³ [原書 p. 577 註 14] 《菩薩藏經》（大正 24，1089c）。

¹⁴⁴ [原書 p. 577 註 15] 《大寶積經》（17）〈富樓那會〉（大正 11，450a）。《華手經》卷 10（大正 16，208c）。

「沙門釋子有滅罪法。……若人造重罪，修善以滅除；彼能照世間，如月出雲翳」¹⁴⁵，

◎這是通於在家眾的滅罪法。

◎「修善以滅除」，就是善業力大了，善業成熟感果而惡業不受報了。

（三）「懺悔法」的演進

1、原始佛法無懺悔無始業障之說

所以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（後來演變為懺悔無始以來的「三障」——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）法門，是原始佛法所沒有的。

2、大乘佛法出現懺悔無始業障之說

而大乘的懺悔法，卻是懺悔無始以來的一切惡業。

（四）「罪業深重」不可懺之說

1、「罪業深重」對修行的意義

業——罪業，經律師（論師）的論究，業力是愈來愈重了！現有《犯戒罪報輕重經》說：

「犯眾學戒，如四天王天壽五百歲墮泥犁中，於人間數九百千歲」¹⁴⁶。

一念悔心就可以悔除的「眾學戒」，竟然罪惡重到這樣！

※罪業深重，可以使人反省悔改；但業力過重，也會使人失望，失去向上修道的勇氣。

2、一切業皆可轉可除之說法

一般說，業有「定業」與「不定業」。

（1）有部的譬喻師

但說一切有部的譬喻師說：「一切業皆可轉故，乃至無間業亦可令轉」¹⁴⁷；

（2）大乘懺悔法門

大乘懺悔法，五無間等定業，是可以悔除的，¹⁴⁸與譬喻師的思想相通。

（五）行懺悔法的依處

1、出家眾

出家眾的懺悔，一向在僧伽中推行。

2、在家眾

在家弟子應怎樣懺悔呢？

¹⁴⁵ [原書 p. 577 註 16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99（大正 27，511a）。

¹⁴⁶ [原書 p. 577 註 17]《犯戒罪報輕重經》（大正 24，910b）。又《目連問戒律中五百輕重事》（大正 24，972b）。

¹⁴⁷ [原書 p. 577 註 18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14（大正 27，593b）。

¹⁴⁸ 印順導師著，《華雨集》第二冊，pp. 175-176：「無間業的力量削弱了，來生是否還要墮地獄？《阿闍世王問五逆經》說：『摩竭國王雖殺父王，彼作惡命終已，當生地獄，如拍毬[球]；從彼命終，當生四天王宮』。這是說：雖已悔過，地獄還是要墮的。不過墮到地獄，很快就脫離地獄，如拍球一樣，著地就跳了起來。大乘的《阿闍世王經》說：『阿闍世所作罪而得輕微』；『阿闍世雖入泥犁[地獄]，還上生天』。這可見（無間）業障的墮地獄，是決定的，不過懺悔以後，業力輕微了，很快會從地獄中出來。業障的懺悔，佛法中起初是這樣說的。」

(1) 在四眾中由教授師教授懺悔

在家弟子受八關齋戒的，依《增壹阿含經》，是在四部眾中，由教授師教他懺悔。

(2) 懺詞與《舍利弗悔過經》前部分相合

懺悔的詞句，如十惡業，依貪瞋癡造，或由豪族、惡知識而造。不識佛、不識法，造破僧等逆罪¹⁴⁹，與《舍利弗悔過經》的前部分相合。¹⁵⁰

(3) 懺悔對象的轉移，由四部眾轉向十方佛之懺悔

在出家眾為首的四部眾中，還是部派佛教傳統。

A、《法鏡經》透露出轉向十方佛懺悔之因由

◎《法鏡經》（大正 12，18c）說：

「居家修道者，……時世無佛，無見經者，不與聖眾相遭遇，是以當稽首十方諸佛。……誦三品經事，一切前世所施行惡，以自首悔，改往修來」。

◎懺悔，是要向佛及（聖）僧前舉行的。但釋尊已涅槃了，塔寺的舍利或像設，只是象徵而已。佛入涅槃，是究竟寂滅，是不再顧問¹⁵¹什麼的。《法鏡經》所說的「時世無佛」、「不與聖眾（僧）相遭遇」，正說明了懺悔的缺乏佛與聖僧的證明。

B、轉向十方佛懺悔之現實意義

◎在一般「四部眾」中舉行，對某些人是不能滿足的（特別是不滿僧制的）。在業力極重，可以懺悔而需要懺悔的要求下，十方諸佛現在的信仰，使懺悔開展出新的方式。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說：「所以從十方諸佛求哀者何？佛能洞視徹聽，不敢於佛前欺；某等有過惡，不敢覆藏」¹⁵²。

※現在十方諸佛，雖是沒有看見的，但在信心中，與神教信仰的神，同樣是存在的。

C、十方諸佛的具體化

比之涅槃了的佛僅有舍利、形像，要具體得多。於是向塔寺、僧眾（四部眾）求懺悔的，轉向十方諸佛禮拜懺悔了。

五、「隨喜」（pp. 574-575）

(一) 原始的「懺悔」，加上「隨喜」而成爲二品行

向十方佛禮拜「懺悔」，是原始部分。加上「隨喜」，就成爲二品行了。

1、「隨喜」通善惡

在佛法中，「隨喜」是通於善惡的，如說：

◎「手自殺生，教人令殺，讚歎殺生，見人殺生心隨歡喜。……如鐵槍投水，身壞命終，下生惡趣泥犁中」。

¹⁴⁹ [原書 p. 577 註 19]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6（大正 2，625b）。

¹⁵⁰ 《佛說舍利弗悔過經》卷 1（大正 24，1090a13-b17）。

¹⁵¹ 【顧問】2. 諮詢；詢問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卷 12，p. 358）

¹⁵² [原書 p. 577 註 20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b）。

◎反之，「不殺生，教人不殺，口常讚歎不殺功德，見不殺者心隨歡喜。……如鐵鉞鑽空，身壞命終，上生天上」¹⁵³。

2、「隨喜」乃同情心

「隨喜」，是對別人所作的而起同情心；是從身口的行為而推究到內心。

(二) 隨喜與回向相關聯

1、「迴向」的古義

◎《舍利弗悔過經》在說明隨喜後，接著說：

「某等諸所得福，皆布施天下十方人民、父母；蠅飛蠕動之類，兩足之類，四足之類，多足之類，皆令得佛福德」¹⁵⁴。

以自己的福德，布施一切眾生，「皆令得佛」。

◎依經下文所說：「所得福德，皆集聚合會，以持好心施與天下十方」¹⁵⁵；

◎「布施」就是「持好心施與」，為迴向（pariṇāma）的古譯。

2、「隨喜」與「迴向」相連之意義

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，隨喜與迴向相連，是以隨喜福德迴向一切眾生同成佛道的。

3、二品行的成立，與《小品》之〈佐助〉、〈迴向〉品之時代相近

◎隨喜與迴向相關聯，與《小品般若經》相同。所以懺悔、隨喜（迴向）二品行的成立，約與《小品般若經》〈佐助品〉、〈迴向品〉成立的時代相近。

◎雖然《舍利弗悔過經》是通俗的事相的行法，《小品般若經》是深智的「無相隨迴」，然隨喜與迴向相關聯，正是那個時代的意見。

(三) 小結

◎這一行法，與深智的般若法門相聯合，也與重信的懺罪法門相聯合。

◎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，雖傳出遲一些，卻保存了二品行的古義。

六、「勸請」（pp. 575–576）

(一)「勸請」的由來

勸請——請佛住世，請佛轉法輪，從梵天王請轉法輪，阿難不請佛住世而佛入涅槃的傳說而來。

(二)「勸請」成為大乘行法的推測

勸請而成為大乘行者的行法，可能是由於：西元前後，北方的政局混亂，佛法也不免受到些破壞。於是末法思想，法滅的思想興起了。¹⁵⁶佛弟子對此土佛法失去了信心，

¹⁵³ [原書 p. 578 註 21]《雜阿含經》卷 37（大正 2，275c）。《增支部》「十集」（南傳 22 下，270–271）。

¹⁵⁴ [原書 p. 578 註 22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c–1091a）。

¹⁵⁵ [原書 p. 578 註 23]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1a）。

¹⁵⁶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7 章〈邊地佛教之發展〉，p. 427：「中印度衰落，西北印度異族的不斷侵入，在佛教受到損害時，不免泛起了佛法末日將臨的感覺。這所以《阿育王傳》中，敘述了三惡王的破壞佛法，接著說到拘舍彌（Kauśāmbī）法滅的預言。在律典中，拘舍彌是僧伽首先爭論分部的地方，看作佛法衰危的主要原因。面對三惡王

信仰與護法的熱誠，轉而寄望於他方世界的現在諸佛，希望他方的佛法興盛，普利眾生（自己也願意到他方去）。

（三）勸請與懺悔、隨喜相合而成三品（三聚）法門

^[1]勸請十方諸佛，佛法長存，與^[2]懺悔、^[3]隨喜相合而成為三品修行。到這時，「滅業障法門」，被稱為「三聚法門」了。

七、「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」三品修行為大乘初興最一般的行法（p. 576）

（一）晝夜六時恒禮十方諸佛

這三品修行，都是禮拜十方諸佛的，日三時、夜三時——六時修行的。

（二）懺悔本為求佛道，卻應時而倡三乘共學

◎滅除業障，本來是為了求佛道。但那時，大乘初興，是三乘共學的，所以說：

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欲求阿羅漢道者，欲求辟支佛道者，欲求佛道者，欲知去來之事者，常……叉手禮拜十方，自在所向，當悔過言……」¹⁵⁷。

◎懺悔是三乘共學的，

（三）隨喜、勸請、迴向則但為佛道者所學

而隨喜、迴向，或隨喜、勸請然後說迴向，只是為了佛道。

（四）回向居末而形成了四法行

迴向都是在末後的，所以形成了懺悔、隨喜、勸請、迴向——四法行。

（五）小結

◎在安玄（西元 168–188）所譯的《法鏡經》中，已說到《三品經》，可見西元二世紀初，《三品經》——「三聚法門」已經成立了。

◎這是大乘法中，最通俗最一般的行法，許多大乘經都說到這樣的行法。

◎但說到原始的、先行的大乘，那是禮拜十方諸佛的「懺悔（滅業障）法門」。這一部分，比《阿彌陀佛經》等都要早些，約與《道智大經》的時代相近。

的侵擾，佛教內部派別的紛歧，於是結合了『滿千年已，佛法欲滅』的『正法千年』說，拘舍彌諍論說，三惡王入侵說，作出拘舍彌法滅的預言，以勉勵佛弟子的護持佛法。」

¹⁵⁷ [原書 p. 578 註 24] 《舍利弗悔過經》（大正 24，1090a）。

第五項 佛本起經 (pp. 578–587)

一、《佛本起經》 (pp. 578–582)

《佛本起經》，是與《六度集經》一樣，出於部派佛教，而為「大乘佛法」的前奏，所以也附在這裡來說。

(一)《大智度論》所說之《佛本起因緣經》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

- ◎「廣經者，名摩訶衍，所謂般若波羅蜜經，六波羅蜜經，華手經，法華經，佛本起因緣經……」。
- ◎「本起經，斷一切眾生疑經，華手經，法華經，……六波羅蜜經，摩訶般若波羅蜜經，……皆名摩訶衍」¹⁵⁸。

◎《智度論》所列舉的大乘經，《六波羅蜜經》以外，提到了《本起經》或《佛本起因緣經》。

- ◎「本起」是阿波陀那——譬喻；
- ◎「因緣」是 *nidāna* 的義譯。

◎「本起」與「因緣」，本來是十二分教的二分，但在北方，「本起」（譬喻）與「因緣」，相互關涉，可以通稱，¹⁵⁹所以《大智度論》，就稱之為《佛本起因緣經》。

(二)佛本起因緣經，即是佛傳

這裡所說的「佛本起因緣」，是佛的「本起因緣」，也就是佛傳，但只是佛傳的一部分。

1、漢譯本的佛傳

屬於佛傳的，漢譯有很多不同的本子，如：

-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|
| ◎《修行本起經》 | 2卷 | 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 |
| ◎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 | 2卷 | 吳支謙譯 |
| ◎《異出菩薩本起經》 | 1卷 | 晉聶道真譯 |
| ◎《中本起經》 | 2卷 | 漢曇果共康孟詳譯 |
| ◎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 | 4卷 |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 |
| ◎《佛說普曜經》 | 8卷 | 晉竺法護譯 |
| ◎《方廣大莊嚴經》 | 12卷 | 唐地婆訶羅譯 |
| 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 | 前9卷 | 唐義淨譯 |
| ◎《眾許摩訶帝經》 | 13卷 | 趙宋法賢譯 |
| ◎《佛本行集經》 | 60卷 | 隋闍那崛多譯 |

¹⁵⁸ [原書 p. 586 註 1]《大智度論》卷 33 (大正 25, 308a)。又卷 46 (大正 25, 394b)。

¹⁵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3 章〈本生·譬喻·因緣之流傳〉，pp. 115–116：「『譬喻』在北方，通於佛及弟子，也通於善惡。這些『譬喻』，又與業報因緣相結合；『譬喻』與『因緣』的部類，有些是不容易分別的。如《大譬喻經》，或作《大因緣經》，就是一例。與『因緣』結合的『譬喻』，在當時的通俗弘法，引用來作為事理的證明，所以或譯為『譬喻』、『證喻』。」

※這些佛傳，前四部都稱為「本起」。

2、其他部派的佛傳

◎此外，還有

◎說出世部 (Lokottaravāda) 的梵本《大事》 (Mahāvastu-avadāna) ，

◎與銅鑠部 (Tāmraśāṭīya) 《小部》的《因緣談》 (Nidānakathā) 。

◎據《佛本行集經》末說：

「當何名此經？答曰：摩訶僧祇師名為大事；薩婆多師名此經為大莊嚴；迦葉維師名為佛往因緣；曇無德師名為釋迦牟尼佛本行；尼沙塞師名為毘尼藏根本」¹⁶⁰。

◎尼沙塞 (Mahīśāsaka) ——化地部的佛傳，是名為《毘尼藏根本》的；

◎「根本」是依處，也有「因緣」的意義。

◎梵本《大事》開端說：「(佛教)中國聖大眾部中，說出世部所誦毘尼大事」。

※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中說出世部的佛傳，名為《大事》，與《佛本行集經》所說相合。

(三) 佛傳與「律藏」的關係

1、佛傳依「律藏」而編集出來

《毘尼大事》，與化地部的《毘尼藏根本》，都說明了佛傳與「毘尼」(vinaya) ——「律藏」的關係；佛傳是依「律藏」所說，補充而單獨編集出來的。

2、「律藏」中的佛傳目的

有關釋尊成佛、度眾出家的事跡，「律藏」中說到的有二處：

(1) 說明建僧的因緣

一、《銅鑠律》的《小品》「大犍度」，《五分律》的「受戒法」，《四分律》的「受戒犍度」，從如來(或從種族、誕生、出家、修行)成佛說起，到度舍利弗 (Śāriputra) 等出家止，為成立「十眾受具」制的因緣¹⁶¹。

(2) 說明破僧的因緣

二、《銅鑠律》的《小品》「破僧犍度」，《四分律》與《五分律》的「破僧違諫戒」，說到釋尊回迦毘羅 (Kapilavastu)，度釋種提婆達多 (Devadatta) 等出家，這是「破僧」的因緣¹⁶²。

(3) 小結

敘述釋尊的成佛、度眾出家，是為了說明成立僧伽，或破壞僧伽的因緣，所以稱為「因緣」、「本起」的佛傳，都只說到化度舍利弗等，或化度釋種就結束了。

3、就建僧因緣而辨明佛傳內容之特質

依據這一點去考察，如[：]

¹⁶⁰ [原書 p. 586 註 2]《佛本行集經》卷 60 (大正 3, 932a)。

¹⁶¹ [原書 p. 586 註 3]《銅鑠律》《小品》(南傳 3, 179)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5-16 (大正 22, 101a-110c)。《四分律》卷 31-33 (大正 22, 779a-799b)。

¹⁶² [原書 p. 586 註 4]《銅鑠律》《小品》(南傳 4, 278-283)。《四分律》卷 4 (大正 22, 590b-591c)。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3 (大正 22, 16c-17b)。

(1) 敘述到化度釋種為止的佛傳型態

一、

◎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破僧事》的前9卷，與《眾許摩訶帝經》，是同本異譯。
這是根本說一切有部（Mūlasarvāstivāda）的佛傳，敘述到化度釋種為止（接著就說破僧）。

◎依《佛本行集經》說：

◎薩婆多（Sarvāstivāda）——說一切有部的佛傳，是名為《大莊嚴》的。

◎《佛說普曜經》與《方廣大莊嚴經》，是同本異譯，雖已大乘化了，但所敘佛傳，直從菩薩在兜率天「四事觀察」說起，到化度釋種為止，與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佛傳，還是一致的。

◎《中本起經》（約西元200–220年譯）上卷，從定光佛（然燈 Dīpaṃkara）授記起，回迦毘羅度釋種止；五比丘中有十力迦葉（Daśabalakāśyapa），與《十誦律》相同，這是說一切有部初期的佛傳。

(2) 敘述到化舍利弗等而止的佛傳型態

二、

◎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（西元450頃譯），從然燈佛授記起，到度舍利弗、目犍連（Mahāmaudgalyāyana）、大迦葉（Mahākāśyapa）止。

◎又《異出菩薩本起經》（西元300頃譯），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也從然燈佛授記說起，到化三迦葉止。

※《五分律》說：「如瑞應本起中說」¹⁶³；現存的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可能是化地部的佛傳。

《佛本行集經》說：「迦葉維師名為佛往因緣」與《過去（現在）因果經》，也可能是同名異譯。

※這幾部佛傳，都說到度舍利弗等而止。在律藏中，接著就是成立「十眾受具」，所以這幾部都是成立僧制的因緣。

(四) 源自律藏的佛傳本為建僧與破僧之因緣而出，然亦可為其他因緣而出

淵源於「律藏」的佛傳，本只是建僧因緣，破僧因緣，但佛傳當然也可以作為其他的因緣。如[：]

◎^[1]竺大力與康孟詳共譯的《修行本起經》，從然燈佛授記起，到化二賈客止，這可說是「轉法輪」的因緣。

◎^[2]銅鑠部《小部》的《本生》前，有《因緣談》：

◎從然燈佛授記，到菩薩天壽將盡，為「遠因緣」。

◎從兜率降生到成佛，為「次遠因緣」。

◎從七七日受用法樂，到祇園精舍（Jetavanānāthapiṇḍadasyārāma）的建立，是「近因緣」：

※這是說本生的因緣¹⁶⁴。

¹⁶³ [原書 p. 587 註 5]《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》卷 15（大正 22，102c）。

¹⁶⁴ [原書 p. 587 註 6]《小部》《本生》（南傳 28，1–204）。

- ◎^[3]如《中本起經》，下注「次名四部僧始起」。全部說到三月食馬麥而止；依「律藏」，這是「制戒」的因緣。
- ◎^[4]如《佛本行集經》，當然是屬於法藏部（Dharmaguptaka）的佛傳，但成立比較遲，受到說一切有部的影響，也以化度釋種為止，與《四分律》的古說不合。
- ◎^[5]《大事》也分為三編：
- ◎初從然燈佛授記，到護明（Jyotipāla）菩薩受記；
 - ◎次從生兜率天，到菩提樹下成佛；
 - ◎後從初轉法輪，到化度諸比丘止¹⁶⁵，與《佛本行集經》相近。

（五）小結

總之，現存的佛傳，稱為「大事」、「因緣」（本起）、「本行」、「大莊嚴」，都只說到初期化度諸比丘的事跡；這是為了說明建僧、破僧、說法、制戒、說本生的因緣而敘述出來的。

二、佛傳（《佛本起因緣經》）的新增內容為部派所共信（pp. 582-585）

（一）《本起經》繼承了《長阿含經》的意趣——極力宣揚「甚希有法」

淵源於「律藏」的各部佛傳——《本起經》，可說繼承了《長阿含經》的意趣，極力宣揚釋尊的崇高偉大，傳有太多的「甚希有法」。如

- ◎從右脇出生；
 - ◎生下來向四方各行七步，宣說「天上天下，唯我獨尊」，
- ※都表顯了釋尊超越常人的特性。

（二）新增了原始佛教三藏所沒有的內容

姑不論這些引起一般信仰的部分，就是修行上，也有了原始佛教——「經」、「律」、「論」藏所沒有的新內容，

1、經證一

（1）經文

如《修行本起經》¹⁶⁶說：

- ◎「便捷清淨不起法忍」。
- ◎「於九十一劫，修道德¹⁶⁷，學佛意，行六度無極。……累劫勤苦，通十地行，在一生補處」。
- ◎「廓然大悟，得無上正真道，為最正覺。得佛十八法，有十神力，四無所畏」。

（2）釋義

- ◎「不起法忍」，是無生法忍。
- ◎「學佛意」，是發菩提心。
- ◎「六度」是菩薩修行的法門；

¹⁶⁵ [原書 p. 587 註 7]《望月佛教大辭典》所述（4751b-4752b）。

¹⁶⁶ [原書 p. 587 註 8]《修行本起經》卷上（大正 3，462b、463a）。又卷下（大正 3，471c-472a）。

¹⁶⁷ 印順導師著，《中觀論頌講記》，p. 285：「十善業，是道德律，確立人生道德的價值，指出人類應行的正行。……這十善業道，為佛教的人生道德律。行十善業，能夠自利利他，所以說他『是名為慈善』的事業。」

- ◎「十地」是菩薩修學的歷程。
- ◎「一生補處」，是生在兜率天，再一生就要成佛了。
- ◎「佛十八法」，是十八佛不共法。

(3) 小結

這些，都是「三藏」所沒有的新內容。《太子瑞應本起經》，《過去現在因果經》（缺「佛十八法」），都是這樣說的。

2、經證二

在《佛本行集經》，《佛說普曜經》，《方廣大莊嚴經》中，說到菩薩在兜率天上，為天子們說「百八法明門」，

(1) 經文

依《方廣大莊嚴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544b-545a）所說，列舉如下：

- 信・淨心・喜・愛樂
 - 身戒・語戒・意戒
 - 念佛・念法・念僧・念施・念戒・念天
 - 慈・悲・喜・捨
 - 無常・苦・無我・寂滅
 - 慚・愧・諦・實
 - 法行・三歸・知所作・解所作
 - 自知・知眾生・知法・知時
 - 破壞憍慢・無障礙心・不恨・勝解
 - 不淨觀・不瞋・無癡
 - 求法・樂法・多聞・方便
 - 遍知名色・拔除因見・斷貪瞋
 - 妙巧・界性平等・不取・無生忍
 - [四]念住・[四]正勤・[四]如意足・[五]根・[五]力・[七]覺支・[八]正道
 - 菩提心・大意樂・增上意樂・方便正行
 - 六波羅蜜・方便善巧・四攝事
 - 成熟眾生・受持正法
 - 福德資糧・智慧資糧・奢摩他・毘鉢舍那
 - 無礙解・抉擇・陀羅尼・辯才
 - 順法忍・無生法忍・不退轉地・諸地增進・灌頂
- 三乘共法
- 菩薩法

(2) 釋義

◎上來列舉的，意義都很明白。只有「妙巧」等四句，意思是：

- ◎「妙巧」是蘊善巧，遍知**苦**；
 - ◎「界性平等」，是斷一切**集**；
 - ◎「不取」，是六處不取著，修行**正道**；
 - ◎「無生忍」是證入寂**滅**。
- } 這四句約四諦（也是蘊、界、處、滅）說的。

◎「諸地增進」，別譯作「從一地至一地」，就是「十地」。

※在這百八法門中，「菩提心」以前，是共三乘法；以下是獨菩薩法。

(3) 小結

百八法門中，說到了「菩提心」、「六波羅蜜」、「方便善巧」、「無生法忍」、「陀羅尼」、「諸地」、「灌頂」；《大事》說到了「十地」。這些大乘重要的內容，都出現於佛傳中，無怪乎《大智度論》要以《佛本起經》為大乘經了！

(三) 小結

◎比較的說，說一切有部與銅鑠部的佛傳，雖極力表彰佛的偉大，但還少些大乘的氣息。

◎然說一切有部說四波羅蜜¹⁶⁸，銅鑠部說十波羅蜜圓滿而成佛¹⁶⁹，波羅蜜的項目，部派間雖多少不同，而波羅蜜為成佛的因行，已成為一切部派共同的信仰。

三、《佛本起因緣經》——可能經過大眾與分別系思想之洗禮，引發了大乘之開展 (pp. 585-586)

(一) 《六度集》與《佛本起》，成為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中介

◎《佛本起因緣》——佛傳，是依於「律藏」，經補充而集成的。

◎《六度集》與《佛本起》，成為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中介。

(二) 《佛本起因緣經》含有新的內容

這是部派佛教所集出，卻含有新的內容。

1、燃燈佛授記

(1) 法藏部

在《佛本起》中，釋尊過去世，為然燈佛所授記，當來成釋迦牟尼佛（Śākyamuni）。這是各部「律藏」所沒有的，《四分律》卻例外¹⁷⁰。

(2) 有部

◎說一切有部，也有然燈佛授記的傳說（是一切部派所公認的），卻沒有編入「三藏」，如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83（大正 27，916b）說：

「然燈佛本事，當云何通？……答：此不必須通，所以者何？此非素怛纜、毘奈耶、阿毘達磨所說，但是傳說；諸傳所說，或然不然」。

◎然燈佛授記，是傳說（屬於「雜藏」），是不必盡然的。與說一切有部有關的佛傳，如《眾許摩訶帝經》、《佛說普曜經》等，也就沒有編入然燈佛授記的事。

(3) 大眾部、分別說系

然在大眾部，分別說系（Vibhajyavāda）中，

◎然燈佛授記，對於釋尊的歷劫修行，是一關鍵性大事。

◎因為確認然燈佛授記時，菩薩「得無生法忍」，然後「菩薩為欲饒益有情，願生惡趣、隨意能往」¹⁷¹；

※大菩薩的神通示現，普度眾生，都有了理論的根據。

¹⁶⁸ [原書 p. 587 註 9]《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》卷 178（大正 27，892a）。

¹⁶⁹ [原書 p. 587 註 10]《小部》《本生》（南傳 28，95-100）。

¹⁷⁰ [原書 p. 587 註 11]《四分律》卷 31（大正 22，782a-785c）。

¹⁷¹ [原書 p. 587 註 12]《異部宗輪論》（大正 49，15c）。

2、菩薩種種本生，讓菩薩修行階位得以安立

菩薩的種種本生，分別前後，才有發心、修行，不退轉（得無生忍）、菩薩最後身的行位安立；有「從一地至一地」的「十地」說的成立¹⁷²。

3、由陀羅尼之歸屬，能了知佛傳經過補充而集成

如「陀羅尼」，

◎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聲聞法中何以無是陀羅尼名，但大乘（法）中有」¹⁷³？可見聲聞三藏，是沒有陀羅尼的，可說陀羅尼是獨菩薩法。

◎然《智度論》又說：「阿毘曇法，陀羅尼義如是」¹⁷⁴。可見部派佛教中，也有說陀羅尼的，並且以阿毘曇的法門分別，分別陀羅尼。

※屬於法藏部的《佛本行集經》，的確已說到陀羅尼了。

（三）總結

佛傳，可能經過再補充，但這是部派佛教，主要是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新內容，引發了「大乘佛法」的開展。

¹⁷² [原書 p. 587 註 13] 《普曜經》卷 1（大正 3，487c），譯作「從住至住法門，至阿惟顏」（灌頂），所說與「十住」說相合。

¹⁷³ [原書 p. 587 註 14] 《大智度論》卷 28（大正 25，269b）。

¹⁷⁴ [原書 p. 587 註 15] 《大智度論》卷 5（大正 25，95c）。

第六項 菩薩藏經與佛諸品 (pp. 587–590)

一、《菩薩藏》乃先行大乘聖典 (pp. 587–588)

◎如上文所說的，《六波羅蜜經》，《道智大經》，《三品經》以外，還有《菩薩藏經》，也見於《離垢施女經》、《遺日摩尼寶經》、《月燈三昧經》等¹⁷⁵。

◎《菩薩藏》，的確是先行的大乘，

◎法藏部 (Dharmaguptaka) 已立「菩薩本因即名菩薩藏」¹⁷⁶；

◎大眾部 (Mahāsāṃghika) 也立「菩薩藏」，如《分別功德論》所說¹⁷⁷。

※依法藏部，「菩薩藏」是菩薩的本因——「本生」之類；

依《分別功德論》，「菩薩藏」中是有「方等大乘」的。

二、大小乘《菩薩藏》的差別 (p. 588)

(一) 部派佛教：有關菩薩事的總集

部派佛教的「菩薩藏」，是有關菩薩事的總集。

(二) 大乘佛教

1、大乘經的通稱

在大乘經中，「菩薩藏」是一分大乘經的通稱；

2、一部經的別名

然依《遺日摩尼寶經》等，「菩薩藏」也是一部經的別名，但部類無法確定。

三、由漢譯的《菩薩藏經》來檢討其意義 (pp. 588–589)

(一) 四種譯本

在漢譯的大乘經中，稱為《菩薩藏經》的，有：

[1] 《菩薩藏經》 1 卷 梁僧伽婆羅譯

[2] 《菩薩藏經》 3 卷 秦鳩摩羅什譯

[3] 《大菩薩藏經》 20 卷 唐玄奘譯

[4] 《大乘菩薩藏正法經》 40 卷 趙宋法護等譯

(二) 僧伽婆羅所譯的版本

◎這四部經中，僧伽婆羅 (Samghavarman) 所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，是《大乘三聚懺悔經》的異譯。

◎依《離垢施女經》，「菩薩藏」與「三品法」並列。而僧伽婆羅譯本，以「三品法門」為《菩薩藏經》，是通稱的「菩薩藏」，而不是一部的專稱，與別有《菩薩藏經》不合。

¹⁷⁵ [原書 p. 589 註 1] 《離垢施女經》 (大正 12, 95c)。《遺日摩尼寶經》 (大正 12, 189c)。《月燈三昧經》卷 7 (大正 15, 598a)。

¹⁷⁶ [原書 p. 589 註 2] 《三論玄義檢幽集》卷 6 (大正 70, 465b)。

¹⁷⁷ [原書 p. 589 註 3] 《分別功德論》卷 1 (大正 25, 32b)。

〔三〕鳩摩羅什所譯的版本

- ◎鳩摩羅什 (Kumārajīva) 所譯的《菩薩藏經》，就是編入《大寶積經》(17)的〈富樓那會〉。
- ◎經說持戒、頭陀、忍辱、精進、智慧；智慧中說一切法空，明多聞求法的重要。
- ※這是初期大乘經，不是「先行大乘」。

〔四〕其他二種版本，為同本異譯，舉玄奘譯本來論述

- 後二部，是同本異譯。這部《大菩薩藏經》，
- ◎第一〈開化長者品〉，說明出家的解脫法門。
 - ◎從第二品以下，是《密跡金剛力士經》、《陀羅尼自在王經》、《無盡意經》、《諸法無行經》等編集所成，這是可以比對而知的。
- ※這是後期大乘的纂集，所以部帙龐大，與初期大乘經所說的《菩薩藏經》，當然是不同了。

〔五〕小結

總之，初期所傳的《菩薩藏經》，還不能確切的知道是那一部。

四、「佛諸品」，可能為「諸佛三品經」之舊譯 (p. 589)

- ◎《遺日摩尼寶經》說：「六波羅蜜，及菩薩毘羅（藏）經，及佛諸品」¹⁷⁸。¹⁷⁹
- ◎〈佛諸品〉，異譯都缺。
 - ⊙或以為：〈佛諸品〉是〈佛語品〉的誤寫。
 - ⊙然《離垢施女經》說：「誦習三品諸佛經」¹⁸⁰。
 - ⊙《大智度論》說：「菩薩禮佛有三品」¹⁸¹。
- ※〈三品法〉是與十方諸佛有關的，所以〈佛諸品〉，可能為《諸佛三品經》的舊譯。

五、結 (p. 589)

原始的先行的大乘經，依上來的研考，主要為：

- ◎重悲的《六度集經》；
 - ◎重智的《道智大經》——「原始般若」；
 - ◎重信的《三品經》——禮十方諸佛的「懺悔法門」。
- ※在大乘機運成熟聲中，分頭傳出，奏起了大乘的序曲，一步步的進入「大乘佛法」的時代。

¹⁷⁸ [原書 p. 590 註 4]《遺日摩尼寶經》(大正 12, 189c)。

¹⁷⁹ 印順導師著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 9 章〈大乘經之序曲〉，p. 553：「從古譯大乘經中，所見的大乘經，推定為『先行大乘』。如《大阿彌陀經》所說的《道智大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；《遺日摩尼寶經》所說的《六波羅蜜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〈佛諸品〉；其他古譯經所說的《三品經》、《菩薩藏經》、《六波羅蜜經》。」

¹⁸⁰ [原書 p. 590 註 5]《離垢施女經》(大正 12, 95c)。

¹⁸¹ [原書 p. 590 註 6]《大智度論》卷 61 (大正 25, 495b)。